

漢書			
類	號	函	架
二〇	二七	一	一〇
二	七	一	〇

內閣文庫			
類	號	冊	函
二〇	二七	一	一〇
二	七	一	〇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4420	
冊數	105 (87)		
函號	281	21	



宋史卷三百九十七

列傳第一百五十六

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書右丞相監脩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脫脫等脩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方從哲

承德郎右春坊中允詹曠監書院事臣黃汝良等奉

勅重較刊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吳士元

承德郎司業仍加奉一級臣黃錦等奉

旨重修

徐誼

吳獯

項安世

薛叔似

劉甲

楊輔

劉光祖

徐誼字子宜一字宏父温州人乾道八年進士累官太常丞孝宗臨御又事皆上決執政惟奉旨而行羣下多恐懼顧望誼諫曰若是則人主日聖人臣日愚陛下誰

與共功名乎及論樂制誼對以宮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破其官壞上遽改容曰卿可謂不以官自情矣知徽州陞辭屬光宗初授禫誼奏三代聖王有至誠而無權術至誠不息則可以達天德矣至郡歙縣有妻殺夫繫獄以五歲女爲證誼疑曰婦人能一掌致人死乎緩之未覆也會郡究實稅于庭死者父母及弟在焉乃言我子欠租久繫饑而大叫役者批之墮水死矣然後寃者得釋吏皆坐罪闔郡以爲神移提舉浙西常平守右司郎中遷左司孝宗疾浸棘上久稽定省誼入諫退告宰相曰上慰納從容然目瞪不瞬意思恍惚真疾也宜禱

祠郊廟進皇子嘉王參決丞相留正不克用孝宗崩上不能喪祭奠有祝有司不敢攝百官皆未成服誼與少保吳玘議請太皇太后臨朝扶嘉王代祭及將禫正憂懼什於殿庭而去誼以書譙趙汝愚曰自古人臣爲忠則忠爲姦則姦忠姦雜而能濟者未之有也公內雖心惕外欲坐觀非雜之謂歟國家安危在此一舉汝愚問策安出誼曰此大事非憲聖太后命不可而知閣門事韓侂胄憲聖之戚也同里蔡必勝與侂胄同在閣門可因以勝招之侂胄至汝愚以內禫議遣侂胄請于憲聖侂胄因內侍張宗尹關禮達汝愚意憲聖許之寧宗卽

位誼遷檢正中書門下諸房公事兼權刑部侍郎進權
工部侍郎知臨安府侂冑恃功以賞薄浸缺望誼告汝
愚曰異時必爲國患宜飽其欲而遠之不聽汝愚雅器
誼除授建明多咨訪誼隨事裨助不避形迹怨者始衆
嘗勸汝愚早退汝愚亦自請名在屬籍不宜久司揆事
願因阜陵訖事以去寧宗已許之侂冑出入禁中無度
誼密啓汝愚無計防之乃直面諷侂冑侂冑疑將排已
首謁誼退束裝冀誼還謁留之通殷勤誼不往吏部侍
郎彭龜年論侂冑罪狀侂冑疑汝愚誼知其情益怨恨
以御史劉德秀胡紘疏誼責惠州團練副使南安軍安

置移袁州又移婺州久之許自便復官提舉崇道觀起
守江州加集英殿脩撰升寶謨閣待制移知建康府兼
江淮制置使初金攻廬楚不下留兵綴濠州以待和時
時鈔掠與宋師遇殺傷相當淮人大驚復逆流江南在
建康者以數十萬計誼晝夜拊循益嚴備禦請專捍敵
勿從中御朝廷懼生事移知隆興府以卒誼嘗與紹興
老將接於行陣之法分數奇正皆有指授自爲圖式後
謚忠文

吳獵字德夫潭州醴陵人登進士第初主潯州平南簿
時張栻經略廣西檄攝靜江府教授劉焯代栻栻以獵

薦辟本司準備差遣盜李接起陷容雷高化貴鬱林等
州獵請賞勞誅罪焯於是錄鬱林功誅南流縣尉鬱林
巡檢人人驚厲爭死闔不踰時盜悉就擒尉宰相王淮
甥也獵坐隆官久之知常州無錫縣用陳傅良薦召試
守正字光宗以疾久不覲重華宮獵上疏曰今慈福有
八十之大母重華有垂白之二親陛下宜於此時問安
上壽恪共子職辭甚切又白宰相留正乞召朱熹楊萬
里時陳傅良以言過宮事不行求去獵責之曰今安危
之機判然可見未聞有牽裾折檻之士公不於此時有
所奮發爲士大夫倡第潔身而去於國奚益傅良爲改

容謝之寧宗卽位遷校書郎除監察御史上趣脩大內
將移御獵言壽皇破漢魏以來之薄俗服高宗三年之
喪陛下萬一輕去喪次將無以慰在天之靈又言陛下
卽位未見上皇宜篤厲精誠以俟上皇和豫而祗見焉
會僞學禁興獵言陛下臨御未數月今日出一紙去宰
相明日出一紙去諫臣昨又聞侍講朱熹遽以御札畀
祠中外惶駭謂事不出於中書是謂亂政獵旣駁史浩
諡又請以張浚配享阜陵曰艱難以來首倡大義不以
成敗利鈍異其心精忠茂烈貫日月動天地未有過於
張浚也孝宗皇帝規恢之志一飯不忘歷考相臣終始

此念足以上配孝宗在天之意亦惟浚一人耳議皆不合出爲江西轉運判官尋劾罷久之黨禁弛起爲廣西轉運判官除戶部員外郎總領湖廣江西京西財賦韓侂胄議開邊獵貽書當路請號召義士以保邊場刺子弟以補軍實增棗陽信陽之戍以備衝突分屯陽羅五關以扞武昌杜越境誘竊以謹邊隙選試良家子以備府庫且謂金人懲紹興末年之敗今其來必出荆襄踰湖乃輸湖南米於襄陽凡五十萬石又以湖北漕司和糴米三十萬石分輸荆郢安信四郡蓄銀帛百萬計以備進討拔董達孟宗政柴發等分列要郡厥後皆爲名

將召除秘書少監首陳邊事乞增光鄂江黃四郡戍屬江陵告饑除秘閣脩撰主管荆湖北路安撫司公事知江陵府陞辭請出大農十萬緡以振饑者道武昌遣人招商分糴至郡減價發糴米價爲平獵計金攻襄陽則荆爲重鎮乃脩成高氏三海築金鸞內湖通濟保安四匱達于上海而注之中海拱辰長林藥山棗林四匱達于下海分高沙東獎之流由寸金提外歷南紀楚望諸門東匯沙市爲南海又於赤湖城西南邊走馬湖熨斗陂之水西北寘李公匱水勢四合可限戎馬金人圍襄陽德安游騎追竟陵朝廷命獵節制本路兵馬獵遣張

榮將兵援竟陵又招神馬陂潰卒得萬人分授襄陽德安加寶謨閣待制京湖宣撫使時金人再犯竟陵張榮死之襄陽德安俱急吳曦俄反于蜀警報至獵請魏了翁攝參議官訪以西事募死士入竟陵命其將王宗廉死守調大軍及忠義保捷分道夾擊金人遂去又督董遠等援德安董世雄孟宗政等解襄陽之圍西事方殷獵爲討叛計請于朝以王大才彭輅任西事仍分兵抗均房諸險漕粟歸峽以待王師及曦誅除刑部侍郎充四川宣諭使朝廷命旌別淑慝以敷文閣學士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府嘉定六年召還卒家無餘資蜀

人思其政畫像祠之獵初從張栻學乾道初朱熹會栻于潭獵又親炙湖湘之學一出于正獵實表率之有畏齋文集奏議六十卷諡文定

項安世字平父其先括蒼人後家江陵淳熙二年進士召試除祕書正字光宗以疾不過重華宮安世上書言陛下仁足以覆天下而不能施愛於庭闈之間量足以容羣臣而不能忍於父子之際以一身寄於六軍萬姓之上有父子然後有君臣願陛下自入思慮父子之情終無可斷之理愛敬之念必有油然而時聖心一回何用擇日早往則謂之省暮往則謂之定卽日就駕旋乾

轉坤在迈掌間爾疏入不報安世遺宰相留正書求去
尋遷校書郎寧宗即位詔求言安世應詔言管夷吾治
齊諸葛亮治蜀立國之本不過曰量地以制賦量賦以
制用而已陛下試披輿地圖今郡縣之數比祖宗時孰
爲多少比秦漢隋唐時孰爲多少陛下必自知其核且
少矣試命版曹具一歲賦入之數祖宗盛時東南之賦
入幾何建炎紹興以來至乾道淳熙其所增取幾何陛
下試命內外羣臣有司具一歲之用人主供奉好賜之
費幾何御前工役器械之費幾何嬪嬙宦寺廩給之費
幾何戶部四總領養兵之費幾何州縣公使迎送請給

之費幾何陛下必自知其爲侈且濫矣用不量賦而至
於侈且濫內外上下之積不得而不空天地山川之藏
不得而不竭非忍痛耐謗一舉而更張之未知其所以
終也今天下之費最重而當省者兵也能用土兵則兵
可省能用屯田則兵可省其次莫如宮掖兵以待敵國
常畏而不敢省故省兵難宮掖以私一身常愛而不忍
省故省宮掖難不敢省者事在他人不忍省者在陛下
宮中之嬪嬙宦寺陛下事也宮中之器械工役陛下事
也陛下肯省則省之宮中旣省則外廷之官吏四方之
州縣從風而省奔走不暇簡樸成風民志堅定民生日

厚雖有水旱蟲蝗之災可活也國力日壯雖有夷狄盜賊之變可爲也復祖宗之業雪人神之憤惟吾所爲無不可者時朱熹召至闕未幾予祠安世率館職上書留之言御筆除熹宮祠不經宰執不由給舍徑使快行直送熹家竊揣聖意必明知熹賢不當使去宰相見之必執奏給舍見之必繳駁是以爲此駭異變常之舉也夫人主患不知賢爾明知其賢而明去之是示天下以不復用賢也人主患不聞公議爾明知公議之不可而明犯之是示天下以不復顧公議也且朱熹本一庶官在二千里外陛下卽位未數日卽加號召昇以從官俾侍

經幄天下皆以爲初政之美供職甫四十日卽以內批逐之舉朝驚愕不知所措臣願陛下謹守紀綱毋忽公議復留朱熹使輔聖學則人主無失公議尚存不報俄爲言者劾去通判重慶府未拜以僞黨罷安世素善吳獵二人坐學禁久廢開禧用兵獵起帥荆渚安世方丁內艱起復知鄂州俄淮漢師潰薛叔似以怯懦爲侂冑所惡安世因貽侂冑書其末曰偶送客至江頭飲竹光酒半醉書不成字侂冑大喜曰項平父乃爾閒暇遂除戶部員外郎湖廣總領會叔似罷金圍德安益急諸將無所屬安世不俟朝命徑遣兵解圍高悅等與金人力

戰馬雄獲萬戶周勝獲千戶安世第其功以聞獵代叔似爲宣撫使尋以宣諭使入蜀朝命安世權宣撫使又升太府卿有宣撫幕官王度者吳獵客也獵與安世素相友及安世招軍名項家軍多不逞好虜掠獵斬其爲首者安世憾之至是斬度於大別寺獵聞于朝安世坐免後以直龍圖閣爲湖南轉運判官未上用臺章奪職而罷加定元年卒所著易玩辭他書多行于世

薛叔似字象先其先河東人後徙永嘉游太學解褐國子錄初登對論祖宗立國之初除二稅外取民甚輕自熙寧以來賦日增而民困滋甚孝宗嘉納因曰朕在宮

中如一僧叔似曰此非所望於陛下當論功業如何正使海內富庶如文景不過江左之文景法度脩明如明章不過江左之明章陛下卽位二十餘年國勢未張未免牽於苟安無事之說上默然復數日宰執進擬朝士上出寸紙書叔似及應孟明姓名嘉其奏對也遷太常博士尋除樞密院編脩官時倣唐制置補闕拾遺宰臣啓擬令侍從臺諫薦人上自除叔似左補闕叔似論事遂劾首相王淮去位屬金主殂太孫景立叔似奏規模果定則乘五單于爭立之機規模不存則恐成五胡迭起之勢光宗受禪時傳金使人界使名未正叔似奏自

壽皇一正匹敵之禮金人常有南顧之虞使名未正而
遽受之祇以重其玩侮翼日復奏謀國者畏敵太過上
奮然開納除將作監出爲江東轉運判官俄以諫臣論
罷主管冲佑觀尋除湖北運判加直祕閣移福建召爲
太常少卿兼實錄院檢討官守祕書監權戶部侍郎初
丞相周必大請擇侍從臺諫忠直者提舉太史局蓋用
宗朝司馬光與王安禮故事纏度少差豫圖銷弭遂命
叔似提舉尋兼樞密都承旨以劉德秀疏罷提舉興國
宮起知贛州移隆興府廬州召除在京宮觀兼侍讀進
權兵部侍郎兼同脩國史兼國用司參議官兩浙民有

身丁錢叔似請于朝遂蠲之試吏部侍郎兼侍讀充
京湖宣諭使時韓侂胄開邊除兵部尚書宣撫使叔似
方乞給降官會分撥綱運募兵鬻馬辟致僚佐而皇甫
斌唐州之師已敗矣遂劾斌南安軍安置叔似料敵必
侵光黃委總領陳謙按行五關發鄂卒守三關金果入
寇謙駐漢陽爲江左節制尋除叔似端明殿學士兼侍
讀時宣司兵戍襄陽都統趙淳副統制魏友諒與統制
呂渭孫不相下渭孫死之叔似遂自劾委任失當叔似
夙以功業自期逮臨事絕無可稱以御史王益祥論奪
職罷祠侂胄誅諫官葉時再論降兩官謫福州以兵端

之開叔似迎合故也久之許自便嘉定十四年卒贈銀
青光祿大夫諡恭翼叔似雅慕朱熹窮道德性命之旨
談天文地理鐘律象數之學有藁二十卷

劉甲字師文其先永靜軍東光人元祐宰相摯之後也
父著爲成都漕幕葬龍游因家焉甲淳熙二年進士累
官至度支郎中遷樞密院檢討兼國史院編脩官實錄
院檢討官使金至燕山伴宴完顏者名犯仁廟嫌諱甲
力辭完顏更名脩自紹興後凡出疆遇忌俱辭設宴皆
不得免秦檜所定也九月二十三日金宴甲以宣仁聖
烈后忌辭還除司農少卿進太常擢權工部侍郎升同

脩撰除寶謨閣待制知江陵府湖北安撫使甲謂荊州
爲吳蜀脊高保融分江流瀦之以爲北海太祖常令決
去之蓋保江陵之要害也卽因遺址浚築亘四十里移
和廬州程松爲四川宣撫使吳曦副之以甲知興元府
利東安撫使時蜀口出師敗屺金陷西和成州曦焚河
池縣先是曦已遣姚淮源獻四州於金金鑄印立曦爲
蜀王甲時在漢嘉未至鎮也金人破大散關興元都統
制母思以重兵守關而曦陰徹募關之戍金自板谷谷
繞出關後思挺身免甲告急于朝乞下兩宣撫司協力
扞禦松謀遁甲固留不可遽以便宜檄甲兼沿邊制置

曦遣後軍統制王鉞準備將趙觀以書致甲甲援大義
拒之因臥疾曦又遣其弟旼邀甲相見甲叱而去之乃
援顏真卿河北故事欲自拔歸朝先募二兵持帛書遣
參知政事李璧告變且曰若遣吳總以右職入川卽日
可瓦解矣曦僭王位甲遂去官朝廷久乃微聞曦反狀
韓侂胄猶不之信甲奏至舉朝震駭璧袖帛書進上覽
之稱忠臣者再召甲赴行在命吳總以雜學士知鄂州
多賜告身金錢使招諭諸軍爲入蜀計復命以帛書賜
甲曰所乞致仕實難允從已降指揮召赴行在今朝廷
已遣使與金通和襄漢近日大捷北兵悉已渡江而去

恐蜀遠未知更在審度事宜從長區處二兵皆補官用
舟行至重慶聞安丙等誅曦復還漢中上奏待罪詔趣
還任甲奏叛臣子孫族屬及附僞罪狀公論快之會宣
撫副使安丙以楊巨源自負倡義之功陰欲除之語在
巨源傳巨源旣死軍情叵測除甲宜撫使楊輔亦以爲
請當國者疑輔避事李璧曰昔吳璘屬疾孝宗嘗密詔
汪應辰權宣撫司事旣而璘果死應辰卽日領印軍情
遂安此的例也乃以密劄命甲甲鑄藏之未幾金自鶻
嶺關劄金崖進屯八里山甲分兵進守諸關截潼川成
兵駐饒風以待之金人知有備引去侂胄謝上念甲精

憲拜寶謨閣學士賜衣帶鞍馬是歲和議成朝廷聞彭
輅與丙不協以書問甲又俾諭丙減汰諸軍勿過甚及
訪蜀人才之可用者蓋自楊輔召歸西邊諸事朝論多
於甲取決人無知者紹興中蜀軍無見糧糶爲科糶孝
宗聞其病民命總領李繫以本所錢招糶懼不給又命
勸糶其半勸糶之名自此始久之李昌圖總計復奏令
金梁守倅任責收糶而勸糶遂罷及是宣總司令金洋
興元三郡勸糶小麥三十萬石甲乞下總所照李繫成
法措置從之明年罷宣撫司合利東西爲一帥治興元
移甲知潼川府安丙旣同知樞密院事董居誼爲制置

使甲進寶謨閣學士知興元府利路安撫使節制本路
屯駐軍馬朝廷計居誼猶在道命甲權四川制置司事
先是大臣撫蜀者諸將專之有所謂互送禮實賄賂也
甲下令首罷之凡丙所立茶鹽柴邸悉廢之又乞以阜
郊博易鋪場還隸沔戎司復通吳氏莊歲收租四萬斛
有奇錢十三萬以裨總計從之丙增多田稅甲命屬吏
討論由一府言之歲減凡百六十萬緡米麥萬七千石
邊民感泣嘉定七年卒于官年七十三甲幼孤多難母
病剗股以進平生常謂吾無他長惟足履實地畫所爲
夜必書之名曰自監爲文平澹有奏議十卷理宗詔諡

清惠

楊輔字嗣勳遂寧人乾道二年進士甲科召試館職除秘書省正字遷校書郎出知眉州累遷戶部郎中總領四川財賦升太府少卿利西安撫使吳挺病輔以吳氏世帥武興久恐生變密白二府早擇人望以鎮方面又貽書四川制置丘崇言統制官李爽乃吳氏腹心緩急不可令權軍崇然之挺卒崇檄輔權帥事輔謂職爲王人若輕往第疑軍心遂索印節益昌領事復數月奏以權興州事楊虞仲兼權召守秘書監禮部侍郎以顯謨閣待制知江陵府移襄陽又移潼川召還除顯謨閣直

學士奉外祠尋以敷文閣直學士知成都府兼本路安撫使韓侂胄決意用兵以吳曦爲四川宣撫使假以節制財利之權輔知曦有異志貽書大臣言自昔兵帥與計臣不相統攝故總領一報發覺察之權今所在皆受節制內憂不輕因託言他事遣人以礮書告于朝朔日率官屬東望拜表如常儀上意輔能誅曦密詔授寶謨閣學士四川制置使許以便宜從事時人望輔倡義劉光祖李道傳皆勉之輔自以不習兵事且內郡無兵可用遷延兩月但爲去計曦移輔知遂寧府輔遂以印授通判韓植而去安丙楊巨源密謀誅曦以輔有人望

謂密詔自輔所來聞者皆信職既誅丙趣輔還成都除
四川宣撫使奏言臣以衰病軟懦而居建元功者之上
徒恐牽制敗事安丙才力強濟賞罰明果乞以事任付
丙又論蜀中三帥惟武興事權特重故致今日之變乞
並置兩帥分其營屯隸屬安丙奏乞兩宣撫分司朝廷
察丙與輔異召輔赴闕議者謂蜀亂初平如輔未宜去
乃復以爲制置使兼知成都府再被召踰年財抵建康
復引咎不進上召輔益堅乃之鎮江俟命著作佐郎楊
簡言輔嘗棄成都不當召乃除兵部尚書兼侍讀以龍
圖閣學士知建康府兼江淮制置使卒于官謚曰莊惠

劉光祖字德脩簡州陽安人幼出于外祖賈暉後以暉
遺澤補官登進士第廷對言陛下躬擐甲冑聞馭毬馬一
求治太速喜功太甚又言陛下躬擐甲冑聞馭毬馬一
旦有警豈能親董六師以督戰乎夫人主自將危道也
臣恐毬馬之事敵人聞之適以貽笑不足以示武除劔
南東川節度推官辟潼川提刑司檢法淳熙五年召對
論恢復事請以太祖用人爲法且曰人臣獻言不可不
察其一不量可否勸陛下輕出驟進則是即日誤國其
一不思振立苟且偷安則是久遠誤國除太學正召試
守正字兼吳益王府教授遷校書郎除右正言知果州

以趙汝愚薦召入光宗卽位除軍器少監兼權侍左郎
官又兼禮部時殿中侍御史闕上方嚴其選謂宰臣留
正曰卿監郎官中有其人正沈思久之曰得非劉光祖
乎上曰是又在朕心矣光祖入謝因論近世是非不明
則邪正互攻公論不立則私情交起此固道之消長時
之否泰而實爲國家之禍福社稷之存亡甚可畏也本
朝士大夫學術議論最爲近古初非有強國之術而國
勢尊安根本深厚咸平景德之間道臻皇極治保太和
至於慶曆嘉祐盛矣不幸而壞於熙豐之邪說踈棄正
士招徠小人幸而元祐君子起而救之末流大分事故
反覆紹聖元符之際羣凶得志絕滅綱常其論旣勝其
勢旣成崇觀而下尚復何言臣始至時聞有譏貶道學
之說而實未睹朋黨之分中更外艱去國六載已憂兩
議之各甚而恐一旦之交攻也逮臣復來其事果見因
惡道學乃生朋黨因生朋黨乃罪忠諫嗟乎以忠諫爲
罪其去紹聖幾何陛下履位之初端拱而治凡所進退
率用人言初無好惡之私豈以黨偏爲主而一歲之內
逐者紛紛中間好人固亦不少反以人臣之私意微累
天日之清明往往推忠之言謂爲沽名之舉至於潔身
以退亦曰憤懣而然欲激怒於至尊必加以訐訕事

勢至此循默乃宜循默成風國家安賴臣欲熄將來之禍故不憚反復以陳伏乞聖心豁然永爲皇極之主使是非由此而定邪正由此而別公論由此而明私情由此而熄道學之譏由此而消朋黨之迹由此而泯和平之福由此而集國家之事由此而理則生靈之幸社稷之福也不然相激相勝展轉反復爲禍無窮臣實未知稅駕之所章旣下讀之有流涕者劾罷戶部尚書葉翥太府卿兼中書舍人沈揆結近習圖進用言比年以來士大夫不慕廉靖而慕奔競不尊名節而尊爵位不樂公正而樂軟美不敬君子而敬庸人旣安習以成風謂

苟得爲至計良由前輩老成零落殆盡後生晚進議論無所據依學術無所宗主正論益衰士風不競幸詔大臣妙求人物必朝野所共屬賢愚所同敬者一二十人參錯立朝國勢自壯臣雖終歲無所奏糾固亦未至曠官今日之患在於右封殖人才臺諫但有催殘廟堂初無長養臣處當言之地豈以排擊爲能哉徒太府少卿求去不已除直秘閣潼川運判改江西提刑又改夔州時孝宗不豫上久不過宮光祖致書留正趙汝愚曰宜與羣賢并心一力若上未過宮宰執不可歸安私第林陳二閣自以獲罪重華日夜交謀其間宜用韓魏公逐

任守忠故事以釋兩宮疑謗大臣亦當收兵柄密布腹
心俾緩急有可仗者聞孝宗崩又始書汝愚勉以安國
家定社稷之事寧宗卽位除侍御史改司農少卿入對
獻謹始五箴又論人主有六易天命易恃天位易樂無
事易安意欲易奢政令易怠歲時易玩又有六難君子
難進小人難退苦言難入巧佞難遠是非難明取舍難
決闇主之所易明主之所難闇主之所難明主之所易
又言陛下以隆慈之命踐祚於素幄蓋有甚不得已者
宜躬自貶損盡禮於上皇使聖意懽然知釋位之樂然
後足以昭陛下之大孝上悚然嘉納進起居舍人論政

令當出中書陛下審而行之人主操柄無要於此知閣
門事韓侂胄寢擅威福故首及之遷起居郎集議卜孝
宗山陵與朱熹皆謂會稽山陵土薄水淺乞議改卜旣
而熹與祠光祖言漢武帝之於汲黯唐太宗之於魏徵
仁宗之於唐介皆慙怒旋悔熹明先聖之道爲今宿儒
又非三臣比陛下初膺大寶招徠耆儒此初政之最善
者今一旦無故去之可乎且曰臣非助熹助陛下者也
再疏不聽劉德秀劾光祖出爲湖南運判不就主管玉
局觀趙汝愚旣罷相侂胄擅朝遂目士大夫爲僞學遂
黨禁錮之光祖撰涪州學記謂學之大者明聖人之道

以脩其身而世方以道爲僞小者治文章以達其志而時方以文爲病好惡出於一時是非定於萬世諫官張釜指爲謗訕比之楊惲奪職謫居房州久之許自便起知眉州復職將漕利路以不習邊事辭進直寶謨閣主管冲佑觀吳曦叛光祖白郡守焚其榜通衢且馳告帥守監司之所素知者仗大義連衡以抗賊俄聞曦誅則以書屬宣撫使楊輔講行營田前日利歸吳氏者悉收之公上以省餉軍費獎名節旌死事以激忠烈之心除潼川路提刑權知瀘州侂胄誅召除右文殿脩撰知襄陽府進寶謨閣待制知遂寧府改京湖制置使以寶謨

閣直學士知潼川府詔以閔雨求言光祖奏女直乃吾不共戴天之讎天亡此讎送死于汴陛下爲天之子不知所以圖之天與不取是謂棄天未有棄天而天不我怒也青鄆藺會求通弗納陛下爲中國衣冠之主人歸而我絕之是謂棄人而人不我怨也且金人舍其巢穴汙我汴京尚可使吾使人拜之於祖宗昔日朝會之廷乎又請改正憲聖慈烈皇后諱日先是后崩以慶元三年十一月二日郊禋期迫或謂侂胄曰上親郊不可不成禮且有司所費旣夥柰何已之侂胄入其言五日祀園丘六日始宣遺誥於是光祖言憲聖陛下

之曾祖母克相高宗再造大業侂冑敢視之如卑喪遷
就若此賊臣就戮盍告謝祖宗改從本日從之升顯謨
閣直學士提舉玉隆萬壽宮引年不許提舉西京嵩山
崇福宮嘉定十五年卒進華文閣學士謚文節趙汝愚
稱光祖論諫激烈似蘇軾懇惻似范祖禹世以爲名言
所著後溪集十卷子端之靖之翊之茲之

論曰徐誼竄逐於小人之手身之否道之亨也吳獵之
以學爲政項安世之通經博古皆一時之英才今更定
舊史公論其少伸歟薛叔似通儒也不幸以開邊事累
之劉甲楊輔蔚乎有用之才劉光祖盛名與涪州學記並

傳穹壤世之人何憚而不爲君子也

宋史卷三百九十七終

宋史卷三百九十八

列傳第一百五十七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書左丞相參知政事都總裁脫脫等脩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方從哲

承德郎右春坊右中允管國子監司業事臣黃汝良等奉

勅重載刊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吳士元

承德郎司業仍加俸一級臣黃錦等奉

余端禮

李璧

丘密

倪思

宇文紹節

李繁

余端禮字處恭衢州龍游人第進士知湖州烏程縣民間賦丁絹錢率三氓出一縑不輸絹而折其估一縑千錢後增至五千民不勝病端禮以告于府事得上聞又

自詣中書陳便宜歲蠲緡錢六萬召對時孝宗志在恢復端禮言謀敵決勝之道有聲有實敵弱者先聲後實以讐其氣敵疆者先實後聲以俟其機漢武乘匈奴之困親行邊陲威震朔方而漠南無王庭者讐其氣而服之所謂先聲而後實也越謀吳則不然外講盟好內脩武備陽行成以種蠡陰結援於齊晉教習之士益精而獻遺之禮益密用能一戰而霸者伺其機而圖之所謂先實而後聲也今日之事異於漢而與越相若願陰設其備而密爲之謀觀變察時則機可投矣古之投機者有四有投隙之機有擣虛之機有乘亂之機有承弊之

機因其內釁而擊之若匈奴困於三國之攻而宣帝出師此投隙之機也因其外患而伐之若夫差牽於黃池之役而越兵入吳此擣虛之機也敵國不道因其離而舉之若晉之降孫皓此乘亂之機也敵人勢窮躡其後而蹙之若高祖之追項羽此乘弊之機也機之未至不可以先機之已至不可以後以此備邊安若太山以此應敵動如破竹惟所欲爲無不如志上喜曰卿可謂通事體矣後以薦爲監察御史遷大理少卿轉太常少卿詔以來歲祈穀上帝仲春躬耕籍田令禮官討論明道故事端禮言祈穀之制合祭天地於園丘前期享於太廟

視冬至郊祀之儀此國朝故事也若乃明道之制則以
宮中火後考室落成改於太安殿恭謝天地此持一時
謝災之事耳今欲祈穀而耕籍必合祭天地於園丘必
前期朝享於景靈宮太廟可也欲如明道之制行於殿
庭不可詔太常禮部集議中書有可以義起者端禮曰
禮固有可義起至於大體則不可易古者郊而後耕以
其於郊故謂之郊猶祀於明堂故謂之明堂如明道謝
災之制則與祈穀異今以郊而施之殿庭亦將以明堂
而施之壇壝乎禮之失自端禮始端禮死不敢奉詔上
爲之止權兵部侍郎兼太子詹事進吏部侍郎出知太

平州奉祀光宗立召見言天子之孝不與庶人同今陛
下之孝於壽皇當如舜之於堯行其道可也武之於文
繼其志述其事可也凡壽皇睿謀聖訓仁政善教所嘗
施於天下者願與二三大臣朝夕講求而力行之則足
以盡事親之孝矣授集英殿脩撰知贛州還爲吏部侍
郎權刑部尚書兼侍講以煥章閣直學士知建康府召
拜吏部尚書擢同知樞密院事興州帥吳挺死端禮謂
樞密趙汝愚曰吳氏世握蜀兵今若復命承襲將爲後
患汝愚是其言合辭以奏光宗意未決端禮言汝愚所
請爲蜀計爲東南計夫置大將而非其人是無蜀也無

蜀是無東南也。今軍中請帥而遲遲不報，人將生心。不聽後挺子曦卒，以蜀叛。如端禮言上以疾不朝重華宮。孝宗崩又不能發喪，人情恟然。端禮謂宰相留正曰：「公獨不見唐肅宗朝羣臣發哀太極殿故事乎？」宜請太皇太后代行祭奠之禮。於是宰執以請于太皇太后，留正懼入臨重華宮，仆地致仕而去。太皇太后垂簾策皇子嘉王卽皇帝位，王流涕遜避。端禮奏：「太上違豫大喪之主安危之機在於呼吸，太皇太后非爲陛下計，乃爲太上皇帝計，爲宗社計，今堅持退讓，不思國家之大計，是守匹夫之小節而昧天子之大孝也。」寧宗懼然收淚，不得已側身就御坐之半，端禮與汝愚再拜固請。寧宗乃正御坐，退行禪祭禮。進端禮知樞密院事兼叅知政事。汝愚去右丞相位，端禮代之。始端禮與汝愚同心共政，汝愚嘗曰：「士論六一非余處恭不能任，及韓侂胄以傳道之勞寢竊威柄，汝愚等欲踈斥之，謀泄而汝愚逐，端禮不能遏，但長吁而已。」浙西常平黃灝以放民租竄知婺州，黃度以庇屬吏褫職罷郡。二人皆侂胄所憾。端禮執奏竟不免於罪。太府丞呂祖儉坐上書忤侂胄，南遷。端禮救解不獲，公議始歸責焉。他日見上言除從官中書不知朝綱已紊，禍根已滋，卽丐去不許進。左丞相端

禮在相位暮年頗知擁護善類然爲侂冑所制壹鬱不
愜志稱疾求退以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居頃之
判潭州移慶元復帥潭薨授少保郇國公致仕贈太傅
諡忠肅子嶸工部尚書

李壁字季章眉之丹陵人父燾典國史壁少英悟日誦
萬餘言屬辭精博周必大見其文異之曰此謫仙才也
孝宗嘗問燾卿諸子孰可用燾以壁對以父任入官後
登進士第召試爲正字寧宗卽位徙著作佐郎兼刑部
郎權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時韓侂冑專國建議恢復
宰相陳自強請以侂冑平章國事遂召壁草制同禮部

尚書蕭達討論典禮命侂冑三日一朝序班丞相上壁
受命使金行次揚州忠義人朱裕挾宋帥襲漣水金人
憤甚壁乞梟裕首境上詔從其請壁至燕與金人言披
露肝膽金人之疑頓釋壁歸侂冑用師意方銳壁言進
取之機當重發而必至毋輕出而苟且旣而陳景俊使
北還贊舉兵甚力錢象祖以沮兵議忤侂冑得罪貶壁
論襄陽形勢深以腹心爲憂欲待敵先發然後應之侂
冑意不懌於是四川荆淮各建宣撫而師出矣壁度力
不能回乃入奏自秦檜首倡和議使父兄百世之讎不
復開於臣子之口今廟謀未定士氣積衰苟非激昂曷

克不應臣愚以爲宜亟貶秦檜示天下以讎耻必復之志則宏綱舉而國論明流俗變而人心一君臣上下奮勵振作極潰民於殘虐滿祖宗之宿憤在今日舉而措之無難矣疏奏秦檜坐追王爵議者謂壁不論檜之無君而但指其主和其言雖公持以迎合侂冑用兵之私而已初侂冑召葉適直學士院草出師詔適不從乃以屬壁由是進權禮部尚書侂冑旣喪師始覺爲蘇師旦所誤一夕招壁飲酒酣及師旦事壁微撻其過規侂冑意向乃極言師旦怙勢招權使明公負謗非竄謫此人不足以謝天下師旦坐貶官壁又言郭倬李汝翼僨軍

誤國之罪宜誅之以謝淮民拜叅知政事金遣使來徵示欲和意丘密以聞壁貽密書俾遣小使致書金帥求成金帥報書以用兵首謀指侂冑侂冑大恚不復以和爲意壁言張浚以討賊復讎爲已任隆興之初事勢未集亦權宜就和苟利社稷固難執一侂冑不聽以張巖代密壁力爭言丘密素有人望侂冑變色曰方今天下獨有一丘密邪吳曦叛據蜀稱王楊巨源安丙誅之事聞壁議須用重臣宜撫薦制置使楊輔爲宣撫使而使安丙輔之丙殺楊巨源輔恐召變以書舉劉甲自代侂冑疑輔避事壁曰孝宗聞吳璘病亟詔汪應辰權宣撫

使職事蜀賴以安此故事也於是命甲權宣撫使方信
孺使北歸言金人欲縛送侂冑故侂冑忿甚用兵之意
益急璧方與共政或勸其速去毋與侂冑分禍璧曰嘻
國病矣我去誰適謀北會禮部侍郎史彌遠謀誅侂冑
以密旨告璧及錢象祖象祖欲奏審璧言事留恐泄侂
冑迄誅璧兼用知樞密院事御史葉時論璧反復詭譎
削三秩謫居撫州後輔臣言誅侂冑事璧實預聞乃令
自便復官提舉洞霄宮久之復以御史奏削三秩罷祠
越四年復除端明殿學士知遂寧府未至而潰兵張福
入益昌戕王人略閬剽果至遂寧璧傳檄諭之福等讀
檄泣下約解甲降會官軍至挑賊賊忿盡燔其城顧府
治曰李公旦夕來居此其勿毀璧馳書大將張威使調
嘉定黎雅砦丁牌手來會戰威夜遣人叩門來言曰賊
壘堅不可破將選死士梯而登以火攻之璧曰審爾必
多殺士卒盍先斷賊汲路與糧道使不得食卽自成擒
矣以長圍法授之威用其謀賊遂平璧尋引疾奉祠嘉
定十五年六月卒進資政殿學士致仕諡文懿璧嗜學
如飢渴羣經百氏搜抉靡遺於典章制度尤綜練爲文
雋逸所著有鴈湖集一百卷消塵錄三卷中興戰功錄
三卷中興奏議若干卷內外制二十卷援毫錄八十卷

臨汝閑書百五十卷壁父子與弟壘皆以文學知名蜀人比之三蘇云

丘密字宗卿江陰軍人隆興元年進士爲建康府觀察推官丞相虞允文奇其才奏除國子博士孝宗諭允文舉自代者允文首薦密有旨賜對遂言恢復之志不可忘恢復之事未易舉宜甄拔實才責以內治遵養十年乃可議北向時方遣范成大使金祈請陵寢密言泛使亟遣無益大計徒以驕敵孝宗不樂曰卿家墳墓爲人所據亦須理索否密對曰臣但能訴之不能請之孝宗怒密退待罪孝宗察其忠不譴也遷太常博士出知秀

州華亭縣捍海堰廢且百年鹹潮歲大入壞並海田蘇湖皆被其害密至海口訪遺址已淪沒乃奏勅築三月堰成三州爲鹵復爲良田除直祕閣知平江府入奏內殿因論楮幣折閱請公私出內並以錢會各半爲定法詔行其言天下便之知吉州召除戶部郎中遷樞密院檢詳文字被命接伴金國賀生辰使金曆九月晦與統天曆不合密接使者以恩意乃徐告以南北曆法異同合從會慶節正日隨班上壽金使初難之卒屈服孝宗喜謂密曰使人聽命成禮而還卿之力也先是王抃爲樞密密不少下之方迂客時抃排定程頓奏上降付接

伴令沿途遵執密具奏謂不可以此啓敵疑心不奉詔
拊憾之訾密不禮金使予祠起知鄂州移江西轉運判
官提點浙東刑獄進直徽猷閣知平江府升龍圖閣移
帥紹興府改兩浙轉運副使以憂去光宗卽位召對除
太常少卿兼權工部侍郎進戶部侍郎擢煥章閣直學
士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府密素以吳氏世掌兵
爲慮陛辭奏曰臣入蜀後吳挺脫至死亡兵權不可復
付其子臣請得便宜撫定諸軍以俟朝命挺死密卽奏
乞選他將代之仍置副帥別差興州守臣併利州西路
帥司歸興元以殺其權挺長子曦勿令奔喪起復知和
州屬總領楊輔就近節制諸軍檄利路提刑楊虞仲往
攝興州朝廷命張詔代挺以李仁廣副之遂革世將之
患其後郭杲繼詔復兼利西路安撫杲死韓侂胄復以
兵權付曦曦叛識者乃報密先見進煥章閣直學士寧
宗卽位赴召以中丞謝深甫論罷之居數年復職知慶
元府旣入奏韓侂胄招以見出奏疏幾二千言示密蓋
北伐議也知密平日主復讎冀可與共功名密曰中原
淪陷且百年在我固不可一日而忘也然兵凶戰危言
首倡非常之舉兵交勝負未可知則首事之禍其誰任
之此必有夸誕貪進之人攘臂以僥倖萬一宜亟斥絕

不然必誤國矣進敷文閣學士改知建康府將行侂胄
曰此事姑爲遲之密因贊曰翻然而改誠社稷生靈之
幸惟無搖於異議則善矣侂胄聞金人置平章宣撫河
南奏以密爲簽樞宣撫江淮以應之密手書力論金人
未必有意敗盟中國當示大體宜申警軍實使吾常有
勝勢若釁自彼作我有辭矣宣撫議遂寢侂胄移書欲
除密內職宣諭兩淮密報曰使名雖異其爲示敵人以
嫌疑之蹟則同且僞平章宣撫旣寢尤不宜輕舉侂胄
滋不悅升寶文閣學士刑部尚書江淮宣撫使時宋師
克泗州進圖宿壽旣而師潰侂胄遣人來議招收潰卒
且求自解之計密謂宜明蘇師旦周筠等償師之姦正
李汝翼郭倬等喪師之罪密欲全淮東兵力爲兩淮聲
援奏泗州孤立淮北所屯精兵幾三萬萬一金人南出
清河口及犯天長等城則首尾中斷墮敵計矣莫若棄
之還軍盱眙從之金人擁衆自渦口犯淮南或勸密棄
廬和州爲守江計密曰棄淮則與敵共長江之險矣吾
當與淮南俱存亡益增兵爲防進端明殿學士侍讀尋
拜簽書樞密院督視江淮軍馬有自北來者韓元靖自
謂琦五世孫密詰所以來之故元靖言兩國交兵北朝
皆謂出韓太師意今相州宗族墳墓皆不可保故來依

太師爾密使畢其說始露講解意密遣人護送北歸俾扣其實其回也得金行省幅紙密以聞于朝遂遣王文采持書幣以行文采還金帥答書辭順密復以聞遂遣陳壁充小使壁回具言金人詰使介既欲和矣何爲出兵真州以襲我然仍露和意也密白廟堂請自朝廷移書續前議又謂彼旣指侂胄爲元謀若移書宜暫免係銜侂胄大怒罷密以知樞密院事張巖代之旣以臺論提舉洞霄宮落職侂胄誅以資政殿學士知建康府尋改江淮制置大使兼知建康府淮南運司招輯邊民二萬號雄淮軍月廩不繼公肆剽劫密乃隨雄淮所屯分隸守臣節制其西路則同轉運使張頴揀刺爲御前武定軍以三萬人爲額分爲六軍餘汰歸農自是月省錢二十八萬緡米三萬四千石武定旣成軍伍淮西賴其力以病丐歸拜同知樞密院事卒諡忠定密儀狀魁傑機神英悟嘗慷慨謂人曰生無以報國死願爲猛將以滅敵其忠義性然也

倪思字正甫湖州歸安人乾道二年進士中博學宏詞科累遷祕書郎除著作郎兼翰林權直光宗卽位典冊與尤袤對掌故事行三制並宣學士上欲試思能否一夕併草除公師四制訓詞精敏在廷誦歎權侍立脩注

官直前奏陛下方受禪金主亦新立欲制其命必每事有以勝之彼奢則以儉勝之彼暴則以仁勝之彼怠惰則以憂勤勝之又請增置諫官專責以諫事又乞召內外諸將訪問以知其才否遷將作少監兼權直學士院兼權中書舍人升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同脩國史尋兼侍講初孝宗以戶部經費之餘則於三省置封樁庫以待軍用至紹興移用始頻會有詔發緡錢十五萬入內帑備犒軍思謂實給他費請毋發且曰往歲所入約四百六十四萬緡所出之錢不及二萬非痛加撙節則封樁自此無儲遂定議犒軍歲以四十萬緡爲額由是費用有節又言唐制使諫官隨宰相入閣今諫官月一對耳乞許同宰執宣引庶得從容論奏上稱善除禮部侍郎上久不過重華宮思疏十上言多痛切會上召嘉王思言壽皇欲見陛下亦猶陛下之於嘉王也上爲動容時李皇后寢預政思進講姜氏會齊侯于樂因奏人主治國必自齊家始家之不能齊者不能防其漸也始於襄狎終於恣橫卒至於陰陽易位內外無別器則離間父子漢之呂氏唐之武韋幾至亂亡不但魯莊公也上悚然趙汝愚同侍經筵退語人曰讜直如此吾黨不逮也兼權吏部侍郎出知紹興府寧宗卽位改婺州未

上提舉太平興國宮召除吏部侍郎兼直學士院御史
姚愈劾思出知太平州歷知泉州建寧府皆以言者論
去久之召還試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侂胄先以書致
殷勤曰國事如此一世人望豈宜專以潔已爲賢哉思
報曰但恐方拙不能夠時好耳時赴召者未引對先謁
侂胄或勸用近例思曰私門不可登矧未見君乎逮入
見首論言路不通自呂祖儉譎徙而朝士不敢輸忠自
呂祖泰編窠而布衣不敢極說膠庠之士欲有吐露恐
之以去籍諭之以呈藁誰肯披肝瀝膽觸冒威尊近者
北伐之舉僅有一二人言其不可如使未舉之前相繼
勢爭之更加詳審不致輕動又言蘇師旦賊以巨萬計
胡不黥戮以謝三軍皇甫斌喪師襄漢李爽敗績淮甸
秦世輔潰散蜀道皆罪大罰輕又言士大夫寡廉鮮耻
列拜於勢要之門甚者匍匐門竇稱門生不足稱恩坐
恩主甚至干恩父者諛文豐賂又在所不論也侂胄聞
之大怒思旣退謂侂胄曰公明有餘而聰不足堂中剖
決如流此明有餘爲蘇師旦蒙蔽此聰不足也周筠與
師旦並爲姦利師旦已敗筠尚在人言平章騎虎不下
之勢此李林甫楊國忠晚節也侂胄悚然曰聞所未聞
司諫毛憲劾思予祠侂胄極復召首對乞用淳熙例令

太子開議事堂閑習機政又言侂冑擅命凡事取內批特旨當以爲戒除權兵部尚書兼侍讀求對言大權方歸所當防微一有干預端倪必且仍蹈覆轍厥今有更化之名無更化之實今侂冑旣誅而國人之言猶有未靖者蓋以樞臣猶兼宮賓不時宣召宰執當同班同對樞臣亦當遠權以息外議樞臣謂史彌遠也金人求侂冑函首命廷臣集議思謂有傷國體徒禮部尚書史彌遠擬除兩從官叅政錢象祖不與聞思言奏擬除日宰執當同進比專聽侂冑權有所偏覆轍可鑒旣而史彌遠上章自辨思來去上留之思乞對言前日論樞臣獨班恐蹈往轍宗社堪再壞耶宜親擢臺諫以革權臣之弊並任宰輔以鑒專擅之失彌遠懷恚思請去益力以寶謨閣直學士知鎮江府移福州彌遠拜右丞相陳晦草制用昆命元龜語思歎曰董賢爲大司馬冊文有允執厥中一言蕭咸以爲堯禪舜之文長老見之莫不心懼今制詞所引此舜禹揖遜也天下有如蕭咸者讀之得不大駭乎乃上省牘請貼改麻制詔下分析彌遠遂除晦殿中侍御史卽劾思藩臣僭論麻制鑄職而罷自是不復起矣久之除寶文閣學士提舉嵩山崇福宮嘉定十三年卒諡文節

宇文紹節字挺臣成都廣都人祖虛中簽書樞密院事
父師援顯謨閣待制父子皆以使北死無子孝宗愍之
命其族子紹節爲之後補官仕州縣九年第進士累遷
寶謨閣待制知廬州時侂胄方議用兵紹節至郡議脩
築古城剏造砦柵專爲固圉計淮西轉運判官鄧友龍
譖於侂胄謂紹節但爲城守徒耗財力無益於事侂胄
以書讓紹節紹節復書謂公有復讎之志而無復讎之
略有開邊之害而無開邊之利不量國力浪爲進取計
非所敢知侂胄得書不樂乃以李爽代紹節召爲兵部
侍郎兼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以寶文閣待制知鎮江

江府吳曦據蜀趣紹節赴闕任以西討之事紹節至謂
大臣曰今進攻則瞿唐一關彼必固守若駐軍荆南徒
損威望聞隨軍轉運安丙者素懷忠義若授以密旨必
能討賊成功大臣用其言遣丙所親以帛書達上意丙
卒誅曦權兵部尚書未幾除華文閣學士湖北京西宣
撫使知江陵府統制官高悅在戍所肆爲殺掠遠近苦
之紹節召寘帳前收其部曲俄有訴悅縱所部爲寇者
紹節杖殺之兵民皆歡升寶文閣學士試吏部尚書尋
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安丙宣撫四川或言丙
有異志語聞廷臣欲易丙紹節曰方誅曦初安丙一搃

足全蜀非國家有顧不以此時爲利今乃有他耶紹節願以百口保丙丙卒不易朝廷於蜀事多所咨訪紹節審而後言皆周悉事情嘉定六年正月甲午卒訃聞上嗟悼爲改日朝享進資政殿學士致仕又贈七官爲少師非常典也諡曰忠惠

李繫字清叔崇慶晉原人第進士爲隆州判官攝綿州歲侵出義倉穀賤糶之而以錢貸下戶又聽民以茅秸易米作粥及諸衣親衣食之活十萬人明年又饑邛蜀彭漢成都盜賊盜賊起緝獨按堵知永康軍移利州提點成都路刑獄兼提舉常平歲凶先事發廩蜀租所活百

七十萬人知興元府安撫利州東路漢中久饑劍外和糶在州者獨多繫嘗匹馬行阡陌間訪求民瘼有老嫗進曰民所以饑者和糶病之也泣數行下繫感其言奏免之民大悅徙倉部員外郎總領四川賦財軍馬錢糧升郎中淳熙三年廷臣上言四川歲糶軍糧名爲和糶實科糶也詔制置使范成大同繫相度以聞繫奏諸州歲糶六十萬石若從官糶歲約百萬緡如於經費之中斟酌損益變科糶爲官糶貴賤抵時不使虧毫忽之價出納抵量勿務取圭撮之贏則軍不乏興民不加賦乃書利民十一事上之前後凡三年繫上奏疏者十有三

而天子降詔難問者凡八訖如其議民既樂與官爲市
遠邇謹趨軍餉坐給而田里免科糴始知有生之樂會
歲大稔米價頓賤父老以爲三十年所無梁洋間繪蔡
像祠之范成大驛疏言關外麥熟倍於常年實由罷糴
民力稍紓得以盡於農畝孝宗覽之曰免和糴一年田
間和氣若此乃知民力不可重困也擢蔡守太府少卿
范成大召見孝宗首問糴事可久行否成大奏李蔡以
身任此事臣以身保李蔡孝宗大悅曰是大不可得李
蔡也上意方嚮用而蔡亦欲奏蠲監酒和買之弊以盡
滌民害會有疾卒詔以蔡能官致仕恩外特與遺表擇

一人庶官前此所未有初蔡宰眉山校成都漕試念吳
氏世襲兵柄必稔蜀亂發策云久做人以兵柄未有不
爲患者以武宣之明不能銷大臣握兵之禍以憲武之
烈不能收藩鎮握兵之權危劉氏殲唐室鮮不由此吳
挺以爲怨後蔡總餉事挺謬奏軍食糶惡孝宗以問蔡
蔡緘其樣以進挺之去遂窮踰三十年吳曦竟以蜀叛
安丙旣誅曦每語人云吾等焦頭爛額耳孰如李公先
見者乎蔡講學臨政皆有源委所著書十八種有桃溪
集一百卷

論曰余端禮平時論議剴正及爲相受制於韓侂胄雖

有志扶掖善類而不得以直遂頗不免君子之論若李璧丘密皆諫侂冑以輕兵召釁之失及其決意用師命葉適草詔不從而璧獨當筆焉何其所見後先舛迕哉附會之罪璧固無以追於公論矣倪思直辭廟主又屢觸權臣三黜不變其風槩有可尚焉李繫所至能舉荒政蠲苛賦亦庶幾古所謂惠人也

宋史卷三百九十八終

宋史卷三百九十九

列傳第一百五十八

開府儀同三司在國錦軍軍事前書省丞相監脩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脫脫等脩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方從哲

承德郎右春坊右中允管國子監司業事臣黃汝良等奉

勅重較刊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吳士元

承德郎司業仍加俸一級臣黃錦等奉

百重修

鄭毅王庭秀附仇念

高登

婁寅亮

宋汝為

鄭毅字致剛建州人政和八年舉進士授安陸府教授權信陽縣尉監南京酒稅遂召為御史臺主簿張邦昌之僭號也挺身見高宗于濟州既即位擢監察御史選

右司諫升爲諫議大夫帝至杭州毅奏曰陛下南渡出
于倉卒省臺寺監百司之臣獲濟者鮮當擢吳中之秀
以爲用況天下賢俊多避地吳越宜令守臣體訪境內
寄居待闕及見任宮觀等京朝官以上各具姓名以聞
簡拔任使庶幾速得賢才以濟艱厄詔從之苗傳劉正
彥等逾亂毅庭立面折二凶且謂逆賊凶殘熾甚非請
外援無可爲者乃上章待罪求去退見呂頤浩議興復
計太后降詔不允朱勝非言毅面折二凶事拜御史中
丞時二凶竊威福之柄肆行殺戮日至都堂侵紊機政
毅言黃門宦者之設本以給事內庭供掃除而已俾與
政事則貪暴無厭待以兵權則慘毒無已皆前世已行
之驗也故宦官用事于上則生人受禍于下匹夫力不
能勝則羣起而攻之是以靖康之初羣起而攻之者庶
民也睿聖皇帝南渡駐蹕未安羣起而攻之者衆兵也
今當痛革前弊並令選擇其人曾經事任招權納寵者
屏之遠方俾無浸淫以激衆怒則賞罰之柄自朝廷出
國勢尊矣仍諭軍法便宜止行于所轄軍伍其餘當聞
之朝廷付之有司明正典刑所以昭尊君之禮而全臣
子忠義之節也疏留中不出毅對請付外行之又論黃
潛善汪伯彥均于誤國而潛善之罪居多今同以散官

竄調湖南錢伯言與黃願皆棄城呂源與梁楊祖皆擁
兵而逃今願罷官楊祖落職而源伯言未正典刑非所
以勸懲詔竄削有差傅正彥日至都堂議事鼓奏將帥
之臣不可預政及聞以簽書樞密院召呂願浩以禮部
尚書召張浚分張俊兵以五百人歸陝西而浚不受尚
書之命俊不肯分所部兵遂謫浚居郴州擢俊以節度
知鳳翔鼓知出二凶姦謀具章乞留願浩知金陵浚不
當貶不報鼓遂遣所親謝嚮變姓名微服爲賈人徒步
如平江見浚等具言城中事以爲嚴設兵備大張聲勢
持重緩進使賊自遁無驚動三宮此上策也浚等聞之

皆感激奮厲爲赴難計俄詔睿聖皇帝爲皇太弟天下
兵馬大元帥幼主爲皇太姪卽與大臣進議以爲在庭
公卿百司羣吏皆昔之臣屬也今則與之比肩事主矣
稽之于古則無所法行之于今則實逆天或者謂大元
帥可以任軍旅之大事臣竊以爲不然昔舜之禪禹也
猶命禹徂征有苗則禹雖受禪而征伐之事舜猶親之
也唐睿宗傳位皇太子以聽小事自尊爲太上皇以聽
大事如是無不可者則稽之于古爲有法行之于今爲
得宜太后垂簾同聽政以安人心退與御史王庭秀上
疏力爭太后召鼓與宰執同對簾前鼓乞召庭秀太后

諭曰今欲令睿聖皇帝總領兵馬爾毅奏曰臣不知其
他但人君位號豈容降改聞之天下孰不懷疑雖前世
衰亂分裂之時固未有旬日之間易兩君一朝降兩朝
位號者也太后令毅至都堂朱勝非出朱昞等所上書
以示毅庭秀毅庭秀力言昨日詔書不可宣布必召變
勝非與執政顏岐王孝迪路允迪皆在坐尚書左丞張
澂獨曰事勢若此豈爭此名位耶澂欲出毅等共止之
毅與李邴並為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高宗復
位進簽書執政甫百日而卒高宗甚悼之謂大臣朕喪
元子猶能自排遣于毅殆不能釋也

庭秀字穎彥慈溪人與黃庭堅楊時遊其為學旁搜遠
紹不苟趣時好造詣深遠操持堅正發為文辭俊邁宏
遠登政和二年上舍第歷官州縣侍御史李光薦為御
史臺檢法官宣和靖康時進言皆發于忠義御史中丞
言偽楚時庶官中如虞謨王庭秀者初非疾病毅然致
為臣而歸願褒擢之拜監察御史奏乞威斷當出於人
主而所遣宣諭官當令舉廉吏又言刑名有疑慮者令
州郡法官申憲司閱實具奏以取裁決遷殿中侍御史
論黃潛善賣官售寵罷之既與鄭毅力爭降封高宗事
未幾出知瑞州右正言呂祉奏朝廷今日緣論大臣移

一言官明日罷一言官則後日大臣行事有失誰敢言者遂召爲吏部郎改左司言朝廷比來深疾貪吏然州縣之間豈無廉介自將沈於下僚者宜命五使所至以廉潔清脩可以師表吏民者以名來上叅之公議不次升擢以厲士風從之遷檢正中書門下省諸房公事與宰相議多不合不自安引疾求去詔直秘閣主管崇道觀而歸

仇愈字泰然益都人大觀三年進士授邠州司法讞獄詳恕多所全活爲鄧城令滿秩耆幼遮泣不得去徙武陟令屬朝廷方調兵數十萬于燕山愈餽饟畢給時主將縱士卒過市掠物不予直他邑官逃避愈先期趣備申嚴約束遂以不擾已而愈送運餉于丞值大軍潰于盧溝河囊橐往往委以資敵愈間關營護無一毫棄失調高密丞俗尚囂訟愈攝縣事剖決如流事無淹夕民至懷餅餌以俟決遣猾吏楊蓋每陰疏令過脅持爲姦愈暴其罪黥之無不悅服州闕司錄命愈攝事旣行邑氓萬餘邀留至擁歸縣廨時天寒皆然火警守布滿後先愈由它道得出或追拜馬首曰公舍我去我必使公復來它日愈方白事郡牙忽數千人徑奪以歸守將不能遏劇寇起萊密間素聞愈名戒其黨毋犯高密境民

賴以安密卒閉關叛掠害官吏幾盡獨噀曰無驚仇公
南遷丁母憂服除知建昌軍人爲考功員外時仕者宛
轉兵間亡失告牒十常七八而銓部無案籍愬丐者甚
多真僞錯亂念親爲考覈其可據者悉責保識因上聞
行之遷右司及中書門下檢正諸房公事俄爲汧海制
置使明守與宰相厚善給言士卒將爲變致遣精兵密
捕統制官徐文覺之初謀縱軍剽略頃之泛海去呼曰
我以仇公故不殺人不焚屋廬一城晏然猶坐削兩官
主管太平觀以淮西宣撫知廬州劉豫子麟合金兵大
入民情洵懼宣撫司統制張琦者冀乘危爲亂驅居民
越江南走欲先脅愈出擁甲士數千突入露刃登樓揚
白麾左右驚潰迫愈上馬愈徐謂曰若輩無守土責吾
當以死殉國寇未至而逃人何賴焉堅不爲動神色無
少異琦等錯愕遽散其徒人心遂定時金人出入近境
愈求援于宣撫司不報又遣其子自間道赴朝廷告急
雖旌其子以官而援卒不至帝方下詔親征而詔亦不
至淮甸喧言將棄兩淮爲保江計愈錄詔語揭之郡縣
讀者至流涕咸思自奮監押閻僅死于賊餘衆來歸州
帑匱竭無以爲賞愈悉引班坐犒以酒食慰勞之衆皆
感勵募廬壽兵得數百益鄉兵二千出奇直抵壽春城

下敵三戰皆北卻走度淮其後麟復增兵來寇念復壽
春俘馘甚衆獲旗械數千焚糧船百餘艘降渤海首領
二人初金人圍濠州旬日未下屬天寒馬多僵死乃悉
衆向淮東樞密使張浚方視師金陵念以策說之曰金
重兵在淮東師老食匱若以精兵二萬一自壽陽一自
漢上徑趨舊京當不戰而退繼以大軍尾擊幾有不濟
者昔人謂一日縱敵數世之患願無失時之悔浚不能
用麟復以步騎數千至冷肥謀言兀朮爲之殿人心怖
駭不知所爲會京西制置使遣牛皐統兵適至念顧左
右口召牛觀察來擊賊皐旣至以忠義撼之皐素勇甚
以二千餘騎馳出短兵相接所向披靡敵稍懾散而復
集者三其副徐慶忽墜馬敵競赴之皐掖以上手刺數
人因免胄大呼曰我牛皐也嘗四敗兀朮可來決死寇
畏其名遂自潰以念克復守禦功加徽猷閣待制明年
宣撫司始遣大將王德來時寇已去德謂其伍曰當事
急時吾屬無一人渡江擊賊今事平方至何面目見仇
公耶德麾下多女真渤海歸附者見念像不覺以手加
額初宣撫司旣不以一卒援諸郡但令焚積聚棄城退
保文移不絕于道又請浚督行之浚檄念度其宜處之
念謂殘破之餘兵食不給誠不能支敵然帥臣任一路

之責誓當死守今若委城使金人有淮西治兵艦于巢
湖必貽朝廷憂力陳不可浚韙其言而卒全活數州之
衆尋詔詣闕軍民號送之改浙東宣撫使知明州以挫
豪強獎善良爲理吏受賕雖一錢不貸姦猾斂迹州催
兵火旣燬念斥厨錢助其費買田行鄉飲酒禮歲饑發
官儲損其直民無死徙朝廷聞之進秩一等再召進對
帝親加褒諭欲留寘近密言者以念在郡多黥胥吏爲
慘酷請授外藩時峒獠未息乃進直學士爲湖南安撫
使禁盜鑄錢者趣使爲農物價旣平商賈遂通數月召
還加寶文閣學士陝西都轉運使時金人無故歸侵疆
詭計叵測念力陳非策固辭不行秦檜方主和議以爲
異已落職以左朝奉郎少府少監分司西京全州居住
起知河南府未行金人果復陷所歸郡邑如念言迺復
待制再知明州改知平江府陞辭言我軍已習戰非復
前日故劉錡能以少擊衆敵大挫衄若乘已振之勢鼓
行而前中原可傳檄而定上嘉之以言罷提舉太平觀
積官至左朝議大夫爵益都縣伯卒贈左通議大夫念
性至孝母沒時方崎嶇轉徙居喪盡禮汾海制置使陳
彥文薦于朝起復之念不就念端方挺特自初官訖通
顯無所附麗令鄧城時丞相范宗尹方爲邑子以文謁

愈愈他日語其父是子公輔器也宗尹既當國未嘗以私見愈在明州嘗欲薦一幕官問曰君日費幾何對以十口之家日用二千愈驚曰吾爲郡守費不及此屬僚所費倍之安得不貪遂止

高登字彥先漳浦人少孤力學持身以法度宣和間爲太學生金人犯京師登與陳東等上書乞斬六賊廷臣復建和議奪种師道李綱兵柄登與東再抱書詣闕軍民不期而會者數萬王時雍縱兵欲盡殲之登與十人屹立不動欽宗卽位擢吳敏張邦昌爲相敏又雪前相李邦彥無辜乞加恩禮起復之登上書曰陛下自東宮

卽值意必能爲民興除大利害踐祚之始兵革擾攘朝廷政事一切未暇人人翹足以待事息而覩惟新之政奈何相吳敏張邦昌又納敏黨與之言播告中外將復用李邦彥道路之人無不歎而去是陛下大失天下之望臣恐人心自此離矣太上皇又處邦彥等于政府紀綱紊亂民庶愁怨方且日以治安之言誘誤上皇以致大禍倉皇南幸不獲寧居主辱臣死此曹當盡伏誅今乃偃然自恣朋比爲姦蒙蔽天日陛下從敏所請天下之人將以陛下爲不明之君人心自此離矣再上書曰臣以布衣之微賤臣言繫宗社之存亡未可忽也于

是凡五上書皆不報因謀南歸忽聞邦昌各與遠郡一時小人相繼罷斥與所言偶合者十七八登喜曰是可
以盡言矣復爲書論敏未罷不報初金人至六館諸生
將遁去登曰君在可乎與林邁等請隨駕隸聶山帳中
而帝不果出金人退師敏遂諷學官起羅織屏斥還鄉
紹興二年廷對極意盡言無所顧避有司惡其直授富
川主簿憲董斧聞其名檄讞六郡獄復命兼賀州學事
學故有田舍法罷歸買馬司登請復其舊守曰買馬養
士孰急登曰買馬固急矣然學校禮義由出一日廢衣
冠之士與堂下卒何異守曰抗長吏耶曰天下所恃以
治者禮義與法度爾旣兩棄之尚何言守不能奪卒從
之攝獄事有囚殺人守欲奏裁曰陰德可爲登曰陰德
豈可有心爲之殺人者死而可幸免則被死之寃何時
銷滿秩士民丐留不獲相率餽金五十萬不告姓名白
于守曰高君貧無以養願大守勸其咸受登辭之不可
復無所歸請置于學買書以謝士民歸至廣會新興大
饑帥連南夫檄發廩振濟復爲糜于野以食之願貸者
聽所全活萬計歲適大稔而償亦及數民投牒願留者
數百輩因奏辟終其任召赴都堂審察遂上疏萬言及
時議六篇帝覽而善之下六議中書秦檜惡其譏已不

復以聞授靜江府古縣令道湖州守汪藻館之藻留與
脩徽宗實錄固辭或曰是可以階改秩登曰但意未欲
爾遂行廣西帥沈晦問登何以治縣登條十餘事告之
晦曰此古人之政今人詐疑不可行對曰忠信可行蠻
貊謂不能行誠不至爾豪民秦琥武斷鄉曲持吏短長
號秦大蟲邑大夫以下爲其所屈登至頗革而登喜其
遷善補處學職它日琥有請屬登謝卻之琥怒謀中以
危法會有愬琥侵貸學錢者登呼至面數琥聲氣俱厲
叱下白郡及諸司寘之法忿而死一郡快之帥胡舜陟
謂登曰古縣秦太師父舊治寘生太師于此盍祠祀

之登曰檜爲相亡狀祠不可立舜陟大怒檄秦琥事移
荔浦丞康寧以代登登以母病去舜陟遂創檜祠而自
爲記且誣以專殺之罪詔送靜江府獄舜陟遣健卒捕
登屬登母死舟中藁葬水次航海詣闕上書求納官贖
罪帝閱之故人有爲右司者謂曰丞相云嘗識君子大
學能一見終身事且無憂上書徒爾爲也登曰某知有
君父不知有權臣旣而中書奏故事無納官贖罪仍送
靜江獄登歸葬其母訖事詣獄而舜陟先以事下獄死
矣事卒昭白廣漕鄭鬲趙不棄辟攝歸善令遂差考試
摘經史中要語命題策闕浙水災所致之由郡守李仲

文卽馳以達檜檜聞震怒坐以前事承旨編管容州漳
州遣使臣謝大作持省符示登登讀畢卽投大作上馬
大作曰少入告家人無害也登曰君命不敢稽大作愕
然比夜巡檢領百卒復至登曰若朝廷賜我死亦當拜
較而後就法大作感登忠義爲泣下奮劍叱巡檢曰省
符在我手中無它語也汝欲何爲吾當以死捍之鬲不
棄亦坐鑄一官登謫居授徒以給家事一不介意惟聞
朝廷所行事小失則顰蹙不樂大失則慟哭隨之臨卒
所言皆天下大計後二十年丞相梁克家疏其事以聞
何萬守漳言諸朝追復迪功郎後五十年朱熹爲守奏
乞褒錄贈承務郎登事其母至孝舟行至封康間阻風
方念無以奉晨膳忽有白魚躍于前其學以慎獨爲本
所著家論忠辨等篇有東溪集行世

婁寅亮字陟明永嘉人政和二年進士爲上虞丞建炎
四年高宗至越寅亮上疏云先正有言太祖舍其子而
立弟此天下之大公周王夢章聖取宗室育之宮中此
天下之大慮也仁宗感悟其說詔英祖入繼大統文子
文孫宜君宜王遭罹變故不斷如帶今有天下者獨陛
下一人而已屬者椒寢未繁前星不耀孤立無助有識
寒心天其或者深戒陛下追念祖宗公心長慮之所及

乎崇寧以來諛臣進說獨推濮王子孫以爲近屬餘皆謂之同姓遂使昌陵之後寂寥無聞奔迸藍縷僅同民庶恐祀豐于昵仰違天監太祖在天莫肯顧歆是以二聖未有回鑿之期金人未有悔禍之意中原未有息肩之日臣愚不識忌諱欲乞陛下于子行中遴選太祖諸孫有賢德者視秩親王俾牧九州以待皇嗣之生退處藩服并選宣祖太宗之裔材武可稱之人升爲南班以備環衛庶幾上慰在天之靈下係人心之望帝讀之感悟樞密富直柔薦之紹興元年召赴行在以其言宗社大計也旣入見復上疏曰陛下轍迹所環六年于外險

陞艱難備嘗之矣然而一聖未還金人未滅四方未靖者何哉天意若曰天祚宋德太祖不私其子而保之不幸姦邪誤國而壞之將使嗣聖念祖思危而後獲之乃所以申其永命也臣誠狂妄去歲上章請陛下取太祖諸孫之賢者視秩親王使牧九州誤蒙采聽赦而不誅茲蓋在天之靈發悟聖心爲社稷計非愚臣之所及也伏望宣告大臣行之它日皇子之生使之退處清暇不過增一節度使爾陛下以太祖之心行章聖之慮自然孝弟感通兩宮回蹕澤流萬世改令入宮擢監察御史時相秦檜以其直柔所薦惡之諷言者論寅亮匿父喪

不舉下大理鞠問無實猶坐爲族父冒占官戶罷職送吏部由是坐廢

宋汝爲字師禹豐縣人靖康元年金人犯京師闔門遇害汝爲思報國家及父兄之讎建炎三年金人再至謁部使者陳邊事遣對行在高宗嘉納特補脩武郎假武功大夫開州刺史奉國書副京東運判杜時亮使金時劉豫節制東平丞相呂頤浩因致書豫汝爲行次壽春遇完顏宗弼軍不克與時亮會獨馳入其壁將上國書宗弼盛怒劫而縛之欲加僇辱汝爲一無懼色曰死固不辭然銜命出疆願達書吐一辭死未晚宗弼顧汝爲

不屈遂解縛延之曰此山東忠義之士也命往見豫汝爲曰願伏劔爲南朝鬼豈忍背主不忠於所事力拒不行乃至京師瀕死者數四豫僭號汝爲持頤浩書與之開陳禍福勉以忠義使歸朝廷豫悚而立曰使人使人使豫自新南歸人誰直我獨不見張邦昌之事乎業已至此夫復何言卽拘留汝爲然以汝爲儒士乃授通直郎同知曹州以誘之固辭遂連結先陷于北者凌唐佐李亘李儔爲腹心以機密歸報朝廷唐佐等所遣僧及卒爲邏者所獲汝爲所遣王現邵邦光善達朝廷皆官之紹興十三年汝爲亡歸作恢復方略獻于朝且曰今

和好雖定計必背盟不可遽弛時秦檜當國置不復問
獨禮部尚書蘇符憐之爲言于朝換宣教郎添差通判
處州高宗憶其忠特轉通直郎汝爲遂上丞相書言用
兵之道取勝在乎得勢成功在乎投機女真乘襲取契
丹之銳梟視狼顧以窺中原一旦長驅直擣京闕升平
旣久人不知兵故彼得投其機而速發由是猖獗兩河
以成盜據之功旣而關右河朔豪傑士民避地轉鬪從
歸聖朝將士戮力削平羣盜破逐英雄百戰之餘勇氣
萬倍回思曩昔痛自慚悔人人扼腕切齒願當一戰加
以金人兵老氣衰思歸益切是以去歲順昌孤壘力挫
其鋒方其狼狽逃遁之際此國家乘勝進戰之時也惜
乎王師遽旋撫其機而不發遂未能殄滅醜類以成恢
復之功今聞其力圖大舉轉輸淮北其設意豈小哉所
慮秋冬復肆猖獗兀朮不死兵革不休雖欲各保邊陲
安可得也今當乘去歲淮上破賊之勢特降哀痛之詔
聲言親征約諸帥長驅直擣某月日各到東京協謀併
力以俘馘兀朮爲急又言兀朮好勇妄作再起兵端所
共謀者叛亡羣盜而已去夏諸帥各舉金人奔命敗北
之不暇兀朮深以爲慮故爲先發制人之動所恃者不
過日能聚兵合勢料王師以諸帥分軍爾今計其步騎

不過十萬王師雲集其衆數倍合勢刻期並進戮力何
憂乎不勝若以諸帥難相統屬宜除川陝一路專當撤
離喝權合諸帥爲兩節制公選大臣任觀軍容爲宣慰
之職往來調和諸帥使之上下同心左右戮力則勢旣
合不爲賊所料矣不然分軍出陳蔡直擣東都賊必首
尾勢分復以重兵急擊然後以舟師自淮錄新河入鉅
野澤以步兵自洛渡懷衛入太行山以襲其內舟師入
鉅野則齊魯搖步兵入太行則三晉應賊勢雖欲合而
不分亦難乎爲計矣久之有告汝爲于金人以蠟書言
其機事者大索不獲尋知南歸將械送金人汝爲變
姓名爲趙復徒步入蜀汝爲身長七尺踈眉秀目望之
如神仙楊企道者遇之溪上企道曰必奇士也款留之
見其議論英發洞貫古今靖康間離亂事歷言之企道
驚遂定交假僧舍居之檜死汝爲曰朝廷除此巨蠹中
原恢復有日矣企道勸其理前事汝爲慨然太息曰吾
結髮讀書奮身一出志在爲國復讎收還土宇頗爲諸
公所知命繆數奇軋于權臣今老矣新進貴人無知我
者汝爲能知死期嘗祭其先終日大慟將終神氣不亂
汝爲倣儻尚氣節博物洽聞飲酒至斗餘未嘗見其醉
或歌或哭涕淚俱下其客蜀也史載之邵博宇文亮臣

宋史卷三百九十九 列傳 十一
李燾相得甚歡趙沂王京魯關民先楊家惠疇經紀其
喪事三十二年其妻錢莫知汝為死詣登聞鼓院以狀
進詔索之不得隆興二年其子南強以汝為之死哀懇
于朝叅知政事虞允文錢端禮以聞特官一子有忠嘉
集行世

論曰高宗播遷復有苗劉之變此何時也鄭毅王廷秀
正色立朝以爭君臣之義顧不韙哉仇念愷悌君子遺
澤在民易曰王臣蹇蹇高登有焉婁寅亮請立太祖後
為太子能言人臣之所難言而高宗亦慨然從之君仁
而臣直乎宋汝為歸自金國論事切直與寅亮俱廷奏
檜一則誣以罪譴一則逃遁以死於乎悌矣

宋史卷三百九十九終

宋史卷四百

列傳第一百五十九

開府儀同三司柱國錄軍國重事尚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脫脫等脩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方從哲
承德郎右春坊右中允管國子監司業事臣黃汝良等奉

勅重較刊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吳士元
承德郎司業仍加俸一級臣黃錦等奉

王信 汪大猷 袁燮 吳柔勝

游仲鴻 李祥 王介 宋德之

楊大全

王信字誠之處州麗水人既冠入太學登紹興三十年
進士第試中教官授建康府學教授丁父憂服除進所

著唐太宗論贊及負薪論孝宗覽之嘉歎不已特循兩
資授太學博士時須次者例徙外添差温州教授郡饑
疫議遣官振救之父老願得信任其事守不欲以煩信
請益力信聞之欣然爲行徧至病者家全活不可勝記
差敕令所刪定官法令有不合人情自相抵牾吏得以
傳會出入者悉釐正之轉對言敵情不可測和議不可
恃今日要當先爲自備之策以待可乘之機上以爲是
又論太學正錄掌規矩之官而員多博士掌訓導之官
而員少請以正錄兩員升爲博士從之論除官胥冗之
敝乞精選監司而擇籍名郡將代半歲乃注人上親以
其章授宰臣行權考功郎官蜀人張公還初八年免銓
至是改秩吏妄引言復令柅之信鉤考其故吏悻服有
三蜀士實礙式吏受賂爲地工部尚書趙雄蜀人也以
屬信信持弗聽已而轉吏部閱審成績撫掌愧歎嗟激
不已以聞于上它日上謂尚書蔡沈曰考功得王信銓
曹遂清邏者私相語指爲神明武臣給告不書年齒磨
轉蔭薦肆爲姦欺不可控搏爲擿最者數事告宰相付
之大理獄事連三衛殿帥王友直銳爭之上審知其非
沮之曰考功所言公事也汝將何爲獄具皆伏辜因請
置籍以柅後患授軍器少監仍兼考功郎官丁母憂吏

哀金殺牲禱神願信服闋無再爲考功既起知永州入
奏事留爲將作少監復考功郎官轉軍器少監兼右司
郎官升員外郎四方有以疑獄來上者信反復披覽常
至夜分升左司員外郎轉對論士大夫趨向之蔽居官
者逃一時之責而後之禍患有所不恤獻言者求一時
之合而行之可否有所不計集賢者以趣辨爲能而不
爲根本之慮謀利者以羨餘爲事而不究源流之實持
論尚刻薄而寢失祖宗忠厚之意革敝類煩碎而不明
國家寬大之體因循玩習恬不爲怪願酌古之道當時
之宜示好惡於取舍之間使天下靡然知鄉而無復爲
目前苟且之徇又論朝廷有恤民之政而州縣不能行
恤民之實近歲不登陛下軫念元元凡水旱州郡租賦
或蠲放或倚閣住催然倚閣住催之名可以並緣爲擾
願明與減放又論豫備三說收逃亡之卒選忠順之官
嚴訓練之職又言屯田利害上皆納其說兼玉牒所檢
討官提領戶部酒庫又之上諭信曰知朕意否行用卿
慮書生不長於財賦故以命卿果能副朕所委爲中書
門下檢正諸房文字遷太常少卿兼權中書舍人假禮
部尚書使于金肄射都亭連中其的金人賊曰尚書得
非黑王相公子孫耶謂王德用也信得米芾書法金人

寶之歸言金人必衰之兆有四在我當備之策有二上
首肯之太史奏仲秋日月五星會于軫信言休咎之徵
史策不同然五星聚者有之未聞七政共集也分野在
楚願思所以順天而應之因條上七事又言陛下卽位
之初經營中原之志甚銳然功之所以未立者正以所
用之人不一其人不一故其論不一其論不一故其心
不一願豫求至當之論使歸於一鎖闈封駁而右府所
下不關中書或斜封捷出左於公論統領官奴事內侍
坐謫遠州幸蒙赦還而遽復故職潛藩恩舊之隸徒權
酷官而齒朝士老禁校僥冀節鉞詭計可得之而奉稍
恩典與正不異閭門多溢額祗候妃嬪進封而冒指它
姓爲甥姪旣一一塗歸有雖書讀而徐核其不當者續
爭救之上曰事有不可不問者第言之朕無有不爲卿
行者於是益抗志不回宦者甘昇旣逐遠之矣屬高宗
崩用治喪事人莫敢言昇俄提舉德壽宮信亟執奏舉
朝皆悚翰林學士洪邁適入上語之曰王給事論甘昇
事甚當朕特白太上皇后聖訓以爲今一宮之事異於
向時非我老人所能任小黃門空多類不習事獨昇可
任責分吾憂渠今已歸居室尚不能有豈敢蹈故態以
是駁疏不欲行卿見王給事可道此意信聞之乃止信

遇事剛果論奏不避權要繇此人多嫉之信亦力求去
提舉崇福宮詔求言信條十事以獻其目曰法戒輕變
令貴必行寬州郡以養民力脩軍政以待機會郡當分
其緩急縣當別其劇易嚴銅錢之禁廣積聚之備處歸
附之人收逃亡之卒起知湖州信未涉州縣據按剖折
敏如流泉擢集英殿脩撰知紹興府浙東安撫使奏免
逋官錢十四萬絹七萬匹絲十萬五千兩米二千萬斛
山陰境有獫狝湖四環皆田歲苦潦信創啓丰門導停
渚注之海築十一壩化匯浸爲上腴民繪象以祠更其
名曰王公湖築漁浦隄禁民不舉子買學田立義冢衆
職脩理加煥章閣待制徙知鄂州改池州初信扶其父
喪歸自金陵草履徒行雖疾風甚雨弗避也由是得寒
濕疾及聞孝宗遺詔悲傷過甚疾復作至是寢劇上章
請老以通議大夫致仕有星隕于其居光如炬不及地
數尺而散數日信卒遺訓其子以忠孝公廉所著有是
齋集行世

汪大猷字仲嘉慶元府鄞縣人紹興七年以父恩補官
授衢州江山縣尉曉暢吏事登十五年進士第授婺州
金華縣丞爭財者諭以長幼之禮悅服而退李椿年行
經界法約束嚴甚檄大猷覆視龍遊縣大猷請不實者

得自陳母遽加罪改建德遷知崑山縣丁父憂免喪差
總領淮西江東錢糧幹官改幹辦行在諸司糧料院參
知政事錢端禮宣諭淮東辟幹辦公事充叅議官遷大
宗丞兼吏部郎官又兼戶部右曹入對言總覈名實責
任臣下因才而任毋違所長量能授官毋拘流品孝宗
顧謂左右曰疏通詳雅而善議論有用之才也除禮部
員外郎丞相洪适薦兼吏部侍郎仍遷主管左選莊文
太子初建東宮兼太子左諭德侍講兩日一講孟子多
寓規戒太子嘗出龍大淵禁中所進侍燕樂章諭宮僚
同賦大猷曰鄭衛之音近習爲倡非講讀官所當預白
于太子而止遷祕書少監脩五禮會要金人來賀假吏
部尚書爲接伴使尋兼權刑部侍郎又兼宗政殿說書
又兼給事中孝宗清燕每訪政事嘗曰朕每厭宦官女
子之言思與卿等款語欲知朝政闕失民情利病苟有
所聞可極論之大猷遂陳耆長雇直隸總經制司並緣
法意使里正兼催科之役厲民爲甚又論亭戶未嘗煮
鹽居近場監貸錢射利隱寄田產害及編氓宜取一等
以上充役又論賜田勳戚豪奪相先陵轍州縣惟當賜
金使自求之又論没入貨產止可行於彊盜贓吏至於
倉庫綱運之負陷者惟當卽其業收租以償旣足則給

還使復故業轉對言捕酒之害及居官者不得鑄銅爲器上嘉獎曰卿前後所言皆今日可行之事權刑部侍郎升侍講言有司卒用新制棄舊法輕重舛悞無所遵承使舞文之吏時出以售其姦請明詔編纂書成上遣上大悅尚書周執羔韓元吉樞密劉珙以強盜率不處死無所懲艾右司林栗謂太祖朝強盜贓滿三貫死無首從不問殺傷景祐增五貫固從寬今設六項法非手刃人例奏裁黥配何所徵艾請從舊法贓滿三貫者斬大猷曰此吾職也遂且奏曰疆盜烏可恕用舊法而痛懲之固可也天聖以來益用中典寔失禁姦之意今所議六項法犯者以法行之非此而但取財惟再犯者死可謂寬嚴適中若皆寘之死地未必能禁其爲盜盜知必死將甘心於事主矣望稍開其生路乃奏用六項法則死者十七人用見行法則十四人舊法則百七十人俱死遂從大猷議借吏部尚書爲賀金國正旦使至盱眙得叩榜云疆盜止用舊法罷六項法還朝自劾求去上聞之復行六項法改權吏部侍郎兼權尚書夜傳旨學士院出唐沈既濟論選舉事曰今日有此敝可行與否詰旦當面對卽奏事與今異敝雖似之言則難行上曰卿言甚明旣郊差充鹵簿使以言去授敷文閣待制

提舉太平興國宮起知泉州毗舍邪嘗掠海濱居民歲遣戍防之勞費不貲大猷作屋二百區遣將留屯久之戍兵以真臘大賈爲毗舍邪犯境大猷曰毗舍邪面目黑如漆語曰不通此豈毗舍邪耶遂遣之故事蕃商與人爭鬪非傷折罪皆以牛贖大猷曰安有中國用島夷俗者苟在吾境當用吾法三佛齊請鑄銅瓦三萬詔泉廣二州守臣督造付之大猷奏法銅不下海中國方禁銷銅柰何爲其所役卒不與進敷文閣直學士留知泉州踰年提舉太平興國宮改知隆興府江西安撫使以大暑討永新禾山洞寇不利自劾降龍圖閣待制落職南康軍居住提舉太平興國宮復龍圖閣待制提舉上濟太平宮復敷文閣待制升學士沒贈一官大猷與丞相史浩同里又同年進士未嘗附麗以干進浩深歎美之好周施叙宗族外族爲興仁錄率鄉人爲義莊二十餘畝以爲倡衆皆欣勸所著有適齋存彙備忘訓鑒等書

袁燮字和叔慶元府鄞縣人生而端粹專靜乳媪置槃水其前玩視終日夜卧常醒然少長讀東都黨錮傳慨然以名節自期入太學登進士第調江陰尉浙西太饑常平使羅點屬任振恤燮命每保盡一圖田疇山水道

路悉載之而以居民分布其間凡名數治業悉書之合保爲都合都爲鄉合鄉爲縣征發爭訟追胥披圖可立決以此爲荒政首除公海制屬連丁家艱寧宗卽位以太學正召時朱熹諸儒相次去國丞相趙汝愚罷燹亦以論去自是黨禁興矣久之爲浙東帥幕福建常平屬公海參議嘉定初召主宗正簿樞密院編脩官權考功郎官太常丞知江州改提舉江西常平權知隆興召爲都官郎官遷司封因對言陛下卽位之初委任賢相正士鱗集而竊威權者從旁睨之彭龜年逆知其必亂天下顯言其姦龜年以罪而去權臣遂根據幾危社稷陛下追思龜年蓋嘗臨朝太息曰斯人猶在必大用之固已深知龜年之忠矣今正人端士不乏願陛下常存此心急聞剴切崇獎朴直一龜年雖沒衆龜年繼進天下何憂不治臣昨勸陛下勤於好問而聖訓有曰問則明臣退與朝士言之莫不稱善而側聽十旬陛下之端拱淵默猶昔也臣竊惑焉夫旣知如是而明則當知反是而闇明則輝光旁燭無所不通闇則是非得失懵然不辨矣遷國子司業秘書少監進祭酒秘書監延見諸生必迪以反躬切己忠信篤實是爲道本聞者悚然有得士氣益振兼崇正殿說書除禮部侍郎兼侍讀時史彌

遠主和熒爭益力臺論劾熒罷之以寶文閣待制提舉
鴻慶宮起知温州進直學士奉祠以卒熒初入太學陸
九齡爲學錄同里沈煥楊簡舒塈亦皆在學以道義相
切磨後見九齡之弟九淵發明本心之指乃師事焉每
言人心與天地一本精思以得之兢業以守之則與天
地相似學者稱之曰潔齋先生後諡正獻子甫自有傳
吳柔勝字勝之宣州人幼聽其父講伊洛書已知有持
敬之學不妄言笑長游郡泮人皆憚其方嚴登淳熙八
年進士第調都昌簿丞相趙汝愚知其賢差嘉興府學
教授將寘之館閣會汝愚去御史湯碩劾柔勝嘗教荒
浙右擅放田租爲汝愚收人心且主朱熹之學不可爲
師儒官自是閒居十餘年嘉定初主管刑工部架閣文
字遷國子正柔勝始以朱熹四書以諸生誦習講義策
問皆以是爲先又於生徒中得潘時舉呂喬年白于長
擢爲職事使以文行表率於是士知趨向伊洛之學晦
而復明遷太學博士又遷司農寺丞出知隨州時再議
和好尤戒開邊隙旁塞之民事與北界相涉不問法輕
重皆殺之郡民梁臯有馬爲北人所盜追之急北人以
矢拒臯臯與其徒亦發二矢北界以爲言郡下七人于
獄柔勝至立破械縱之具始末報北界而已牧工豪孟

宗政扈再興隸帳下後宗政再興皆爲名將築隨州及
棗陽城招四方亡命得千人立軍曰忠勇廩以總所闕
額營柵器械悉備除京西提刑領州如故改湖北運判
兼知鄂州甫至值歲歉卽乞糴于湖廣大講荒政十五
州被災之民全活者不可勝計改知太平州除直秘閣
主管亳州明道宮改直華文閣除工部郎中力辭除秘
閣脩撰依舊宮觀以卒諡正肅二子淵潛俱登進士各
有傳

游仲鴻字子正果之南充人淳熙二年進士第初調犍
爲簿李昌圖總蜀賦辟糴買官奇其才曰吾董餉積年
惟得一士昌圖召入首薦之擢四川制置司幹辦公事
制置使趙汝愚一見卽知敬之叙州董蠻犯犍爲境憲
將合兵討之仲鴻請行詰其釁端以州負馬直也乃使
人諭蠻曰歸俘則還馬直不然大兵至矣蠻聽命仲鴻
受其降而歸改秩知中江縣總領楊輔檄置幕下時關
外營田凡萬四千頃畝僅輸七升仲鴻建議請以兵之
當汰者授之田存赤籍遲以數年汰者衆耕者多則橫
歛一切之賦可次第以減輔然之大將吳挺沮而止趙
汝愚移帥閩舉仲鴻自代制置使京鎧轉運劉光祖亦
交薦于朝紹熙四年赴召趙汝愚在樞密謂仲鴻直諫

多聞訪以蜀中利病汝愚欲親出經略西事仲鴻曰宥
密之地幹旋者易公獨不聞呂申公經略西事當在朝
廷之語乎汝愚悟而止差幹辦諸司糧料院光宗以疾
久不朝重華宮仲鴻遺汝愚書陳宗社大計書有伊周
霍光語汝愚讀之駭立焚之不答又遺書曰大臣事君
之道苟利社稷死生以之既不死曷不去汝愚又不答
孝宗崩仲鴻泣謂汝愚曰今惟有率百官哭殿庭以請
親臨宰相留正以病去仲鴻亟簡汝愚曰禪日不決禍
必起矣汝愚又不答後三日嘉王卽位于重華宮汝愚
既拜右丞相以仲鴻久游其門辟嫌不用初汝愚之定
策也知閣韓侂胄頗有勞望節鉞汝愚不與侂胄方居
中用事恚甚汝愚迹已危方益自嚴重選人求見者例
不許仲鴻勸以降意容接覬過異論而汝愚以准東西
總賦積弊奏遣仲鴻覈實仲鴻曰丞相之勢已孤不憂
此而顧憂彼耶改監登聞鼓院以行會侍講朱熹以論
事去國仲鴻聞之卽上疏曰陛下宅憂之時御批數出
不由中書前日宰相留正之去去之不以禮諫官黃度
之去去之不以正近臣朱熹之去復去之不以道自古
未有舍宰相諫官講官而能自爲聰明者也願亟還熹
毋使小人得志以養成禍亂監察御史胡紘希侂胄意

誣汝愚久蓄邪心嘗語人以乘龍授鼎之夢又謂朝士
中有推其宗派以爲裔出楚王元佐正統所在者指仲
鴻也初欲直書仲鴻名同臺張孝伯見之曰書其名則
竄之矣凡阿附宰相本冀官爵此人沉埋六院且二年
心迹可察卒不書其名慶元元年汝愚罷相仲鴻遷軍
器監生簿力丐外除知洋州朱熹聞其出曰信蜀士之
多奇也越三年起知嘉定府擢利路轉運判官數忤宣
撫副使吳曦曦言仲鴻老病朝命易他部未幾曦叛宣
撫司幕官薛綬訪仲鴻於果山仲鴻對之立指案上一
編書示綬曰開禧丁卯正月游某死謂家人曰曦逼吾
死卽填其日時宣撫大使程松已棄其師遁仲鴻以書
勸成都帥楊輔討賊輔不能用至是松至果仲鴻謂綬
曰宣威肯留則吾以積奉二萬緡犒兵護宣威之成都
松不顧而去總賦劉崇之繼至仲鴻遣其子侶往見以
告松者告之崇之復不聽未幾曦誅叅政李壁奏除利
路提點刑獄尋乞休致予祠而歸遷中奉大夫嘉定八
年卒年七十八劉光祖表其隧道曰於乎慶元黨人游
公之墓紹定五年諡曰忠子侶淳祐五年爲右丞相各
有傳

李祥字元德常州無錫人隆興元年進士爲錢塘縣主

簿時姚憲尹臨安俾攝錄參邏者以巧發爲能每事下有司必監視鍛鍊囚服乃已嘗誣告一武臣子謗朝政鞠于獄祥不使邏者入門旣而所告無實具以白尹尹驚曰上命無實乎祥曰卽坐譴自甘憲具論如祥意上駭曰朕幾誤矣卿吾爭臣也遂賜憲出身爲諫大夫祥調濠州錄事參軍安豐守臣冒占民田訟屢攻而不決監司委祥卒歸之民未幾其人易守濠以嫌換司理廬州守出改官奏留之不可主管戶部架閣文字太學博士國子博士司農寺丞樞密院編脩官兼刑部郎官大宗正丞軍器少監言忝朝蹟八年在外賢才不勝衆願更出迭入由臣始出提舉淮東常平茶鹽准西運判兩淮鐵錢比不定祥疏乞官賜錢米銷濫惡者廢定城興國漢陽監更鑄紹熙新錢從之淮人以安遷國子司業宗正少卿國子祭酒丞相趙汝愚以言去國祥上疏爭之曰頃壽皇崩兩宮隔絕中外洵洵留正棄印亡去國命如髮汝愚不畏滅族決策立陛下風塵不搖天下復安社稷之臣也奈何無念功至意忽體貌常典使精忠巨節怫鬱黯闇何以示後世除直龍圖閣湖南運副言者劾罷之於是太學諸生楊宏中周端朝等六人上書留之俱得罪主冲佑觀再請老以直龍圖閣致仕嘉泰

元年八月卒諡肅簡

王介字元石婺州金華人從朱熹呂祖謙遊登紹熙元年進士第廷對陳時弊大略言近者罷拾遺補闕有遠諫之意小人唱爲朋黨有厭薄道學之名上嘉其直擢居第三人簽書昭慶軍節度判官廳公事除爲國子錄上疏言壽皇親挈神器授之陛下孝敬豈可久闕乎又言婦事舅姑如事父母不可虧宮中之禮不報孝宗崩介又力請上過宮執喪累疏言辭激切人歎其忠寧宗卽位介上疏言陛下卽位未三月策免宰相遷易臺諫悉出內批非治世事也崇寧六觀間事出御批遂成比

狩之禍杜衍爲相常積內降十數封還今宰相不敢封納臺諫不敢彈奏此豈可久之道遷太學博士時韓侂胄居中潛弄威福之柄猶未肆也而文墨論議之士陰附之以希進於是始無所憚矣侂胄始疑介前封事詆已且其弟仰胄嘗以舊識求自通介拒絕之侂胄怨益深添差通判紹興府尋知邵武軍會學禁起諫大夫姚愈劾介與袁燮皆僞學之黨且附會前相汝愚主管台州崇道觀久之差知廣德軍侂胄之隸人蘇師旦忿介不通謁曰爲僞黨併及甲寅廷對之語以告侂胄有勸其自明者介曰吾髮已種種豈爲鼠輩所使邪侂胄亦

畏公議不敢發以外艱去免喪知饒州未赴召爲秘書
郎遷度支郎官師旦已建節介與同列謁政府遇之於
庭客皆踰階而揖介不顧於是殿中侍御史徐榘劾介
資淺立異奉祠除都大坑治侂冑誅朝廷更化介召還
除侍左郎官兼右司太子舍人改兵部郎官國子司業
太子侍講兼國史院編脩官實錄院檢討官除國子祭
酒會以不雨詔百官指陳闕失時宰相史彌遠以母喪
起復介手疏歷論時政推本洪範僭恒賜若之證謂羅
日愿爲變是下人謀上也脩好增幣而金人猶缺望是
夷人亂華也內批數出是左右干政也諫官無故出省
是小人間君子也皆謂之僭一僭已足以致天變而況
兼有之哉又言漢法天地降災策免丞相乞令彌遠終
喪擇公正無私者置左右王呂蔡秦之覆輒可以爲戒
接送伴金國賀生辰使還奏故事兩國通廟諱御名而
本朝止通御名高宗至光宗皆傳名而不傳諱紹熙初
黃裳嘗以爲言而未及釐正願正典禮以尊宗廟除秘
書監陞太子右諭德其在春宮篤意輔導每遇講讀因
事規諫太子嘗欲索館中圖書而弗與及張燈設樂
則諫止之且乞選配故家以正始絕令旨以杜請謁宮
僚分日上直以資見聞遷宗正少卿兼權中書舍人繳

駁不避權貴張允濟以閣職爲州鈐介謂此小事而用
權臣例破祖宗制不可不封還詞頭丞相語介曰此中
宮意見曰宰相而逢宮禁意向給舍而奉宰相風旨朝
廷紀綱掃地矣居數日除起居舍人介奏宰相以私請
不行而托威福於宮禁權且下移誰敢以忠告陛下者
乞歸老不許言本朝循唐入閣之制左右史不立前殿
若御後殿則立朵殿下何所聞見而脩起居注乎乞依
歐陽脩王存胡銓所請分立殿上吏部侍郎許奕以言
事去國介奏曰陛下更化三年而言事官去者五人倪
思傳伯成旣去其後蔡幼學鄒應龍相繼而出今許奕
復蹈前轍此五臣者四爲給事一爲諫大夫兩年之間
盡聽其去或謂此皆宰相意自古未有大臣因給舍論
事而去之者是大臣誤陛下也將恐成孤立之勢疏奏
乞補外以右文殿脩撰知嘉興府歲餘升集英殿脩撰
知襄陽府京西安撫使徙知慶元府兼公海制置使以
疾奉祠嘉定六年八月卒年五十六端平三年郡守趙
汝談請于朝特贈中大夫寶章閣待制謚忠簡子埜自
有傳

宋德之字正仲其先京兆人隋諫大夫遠謫彭山子孫
敬居於蜀遂爲蜀州人德之以應舉擢慶元三年外省

第一爲山南道掌書記召除國子正遷武學博士與諸生論八陣之象本乎八卦皆動物也奇正之變往來相生而不窮知此然後可以致勝遷編脩樞密院時兵釁有萌會赤青見太陰犯權星未決日內北門鴟尾災延及三省六部詔求言德之奏離爲火爲日爲甲冑坎爲水爲月爲盜爲隱伏故火失其性赤氣見憂在甲兵水失其性太陰失度憂在隱伏因疏七事皆當今至切之患乃曰人火小變不足慮天象之變臣竊危之他日又曰今敵未動而輕變祖宗舊制命武臣帥邊以自遺患晉叛將唐藩鎮之禍基於此矣時吳曦在西陲皇甫斌在襄漢郭倪李爽在兩淮德之預以爲慮除太常丞出知閬州會曦變託跌足以避僞事平始赴閬擢本路提點刑獄制帥安丙奏德之傲視君命不俟代者之來徑用觀察使印領事詔降一官改潼川路轉運判官湖南路提刑改湖北召爲兵部郎官朝論有疑安丙意丞相史彌遠首以問德之德之對曰蜀無安丙朝廷無蜀矣人有大功實不敢以私嫌廢公議忤時相意遂罷安丙深感德之嘗謂人曰丙不知正仲正仲知丙丙負正仲正仲不負丙請昏於德之不許論者益稱德之之賢起知眉州監特奏名試得疾而卒德之大父耕性剛介一

朝棄官去莫知所終從父廉語德之曰吾昔至臨安府
有人言蜀有宋宣教者過浙江而去吾適越求之則入
四明矣德之渡浙江尋訪至雪竇有蜀僧言聞諸耆老
云山後有爛平山有三居士焉其一宋宣教也德之躋
攀至爛平見丹竈置祠其上而歸

楊大全字渾甫眉之青神人乾道八年進士調溫江尉
攝邑有政聲紹熙三年召除監登聞鼓院五年光宗以
疾久不克省重華宮廷臣多論諫者太學生汪安仁等
二百餘人上書而龔日章等百餘人以投匭上書爲緩
必欲伏闕大全謂院以登聞名寔明目達聽之地也今
乃使人視爲具文吾何顏以尸此職乃爲書以諫力請
過宮書上不報大全於是三上疏其略曰臣之志於憂
君者不畏義死不榮幸生不以言而獲罪爲耻而以言
不聽從爲耻自古諫之不效其大者身膏斧鑕其次亦
流竄四裔其小者猶罷免終身未有若今日不勉於聽
從亦不加於黜逐徒餌之以無所譴呵之恩使皆饗富
貴甘豢養以消靡其風節平居皆貪祿懷姦之士則臨
難必無仗節死義之人陛下自夏秋以來執政從官之
死者皆不信卒之果然乎不然乎建康趙濟死武興吳
挺死今尚不以爲然則事有幾微於朕兆者可諫陛下

乎萬一變起蕭牆禍生肘腋陛下必將以爲不信坐受其危亡矣盜滿山東而高斯弄權二世不知也蠻寇成都而更奏捷明皇不知也此猶左右聾瞽爾今在朝之士瀝忠以告而陛下不聽是陛下自壅蔽其聰明也今外間傳聞以爲壽皇將幸越幸吳興此愛陛下之深欲泯其迹也陛下當亟圖所以解壽皇之憂疏入又不報寧宗卽位遷宗正寺主簿慶元元年易太常寺主簿遷司農寺丞脩高宗實錄充檢討官先是韓侂胄用事私臺諫之選爲已羽翼且欲得知名士借其望以壓羣言一時之好進者恨不預此選也會御史虛位有力薦大變何以復命乃約統制王世隆及忠義人馬全福等徑趨金營安國方與金將酣飲卽衆中縛之以歸金將追之不及獻俘行在斬安國於市仍授前官改差江陰僉判棄疾時年二十三乾道四年通判建康府六年孝宗召對延和殿時虞允文當國帝銳意恢復棄疾因論南北形勢及三國晉漢人才持論勁直不爲迎合作九議并應問三篇美芹十論獻于朝言逆順之理消長之勢技之長短地之要害甚備以講和方定議不行遷司農寺主簿出知滁州州罹兵燼井邑凋殘棄疾寬征薄賦招流散教民兵議屯田乃翔奠枕樓繁雄館辟江東安

撫司參議官留守葉衡雅重之衡入相力薦棄疾慷慨
有大畧召見遷倉部郎官提點江西刑獄平劇盜賴文
政有功加祕閣脩撰調京西轉運判官差知江陵府兼
湖北安撫遷知隆興府兼江西安撫以大理少卿召出
爲湖北轉運副使改湖南尋知潭州兼湖南安撫盜連
起湖湘棄疾悉討平之遂奏疏曰今朝廷清明比年李
全賴文政陳子明李峒相繼竊發皆能一呼嘯聚千百
殺掠吏民死且不顧至煩大兵翦滅良由州以趣辦財
賦爲急吏有殘民害物之狀而州不敢問縣以並緣科
歛爲急吏有殘民害物之狀而縣不敢問田野之民郡
以聚歛害之縣以科率害之吏以乞取害之豪民以兼
并害之盜賊以剽奪害之民不爲盜去將安之夫民爲
國本而貪吏迫使爲盜今年勦除明年剗盪譬之木焉
日刻月削不損則折欲望陛下深思致盜之由講求彌
盜之術無徒恃平盜之兵申飭州縣以惠養元元爲意
有違法貪冒者使諸司各揚其職無徒按舉小吏以應
故事自爲文過之地詔獎諭之又以湖南控帶二廣與
溪峒蠻獠接連草竊間作豈惟風俗頽悍抑武備空虛
所致乃復奏疏曰軍政之敝統率不一差出占破略無
已時軍人則利於優閑窠坐奔走公門苟圖衣食以故

教閱廢弛逃亡者不追員名者不舉平居則姦民無所
忌憚緩急則卒伍不堪征行至調大軍千里討捕勝負
未決傷威損重爲害非細乞依廣東摧鋒荆南神勁福
建左翼例別創一軍以湖南飛虎爲名止撥屬二牙密
院專聽帥臣節制調度庶使夷獠知有軍威望風懾服
詔委以規畫迺度馬殷營壘故基起蓋砦柵招步軍二
千人馬軍五百人僉人在外戰馬鐵甲皆備先以緡錢
五萬以廣西買馬五百匹詔廣西安撫司歲帶買三千
匹時樞府有不樂之者數沮撓之棄疾行愈力卒不能
奪經度費鉅萬計棄疾善幹旋事皆立辦議者以聚斂
聞降御前金字牌俾日下住罷棄疾受而藏之出責監
辦者期一月飛虎營柵成違坐軍制如期落成開陳本
末繪圖繳進上遂釋然時秋霖幾月所司言造瓦不易
問須瓦幾何曰二十萬棄疾曰勿憂令廂官自官舍神
祠外應居民家取溝甃瓦二不二日皆具僚屬歎伏軍
成雄鎮一方爲江上諸軍之冠嘉右文殿脩撰差知隆
興府兼江西安撫時江右大饑詔任責荒政始至榜通
衢曰閉糴者配疆糴者斬次令盡出公家官錢銀器召
官吏儒生商賈市民各舉有幹實者量借錢物逮其責
領運糴不取子錢期終月至城下發糴於是連檣而至

其直自減民賴以濟時信守謝源明乞米拯助幕屬不
從棄疾日均爲赤子皆王民也卽以米舟十之三予信
帝嘉之進一秩以言者落職久之主管冲佑觀紹熙二
年起福建提點刑獄召見遷大理少卿加集英殿脩撰
知福州兼福建安撫使棄疾爲憲時嘗攝帥每歎曰福
州前枕大海爲賊之淵上四郡民頑獷易亂帥臣空竭
急緩柰何至是務爲鎮靜末期歲積鏹至五十萬緡勝
日備安庫謂閩中土狹民稠歲儉則糴于廣今幸連稔
宗室及軍人入倉請米出卽糴之候秋賈賤以備安錢
糴二萬石則有備無患矣又欲造萬鎧招強壯補軍額

嚴訓練則盜賊可以無虞事未行臺臣王藺劾其用錢
如泥沙殺人如草芥旦夕望端坐闕王殿遂丐祠歸慶
元元年落職四年復主管冲佑觀久之起知紹興府兼
浙東安撫使四年寧宗召見言鹽法加寶謨閣待制提
舉佑神觀奉朝請尋差知鎮江府賜金帶坐繆舉降朝
散大夫提舉冲佑觀差知紹興府兩浙東路安撫使辭
免進寶文閣待制又進龍圖閣知江陵府今赴行在奏
事試兵部侍郎辭免進樞密都承旨未受命而卒賜對
衣金帶守龍圖閣待制致仕特贈四官棄疾豪爽尚氣
節識拔英俊所交多海內知名士嘗跋紹興間詔書曰

使此詔出於紹興之前可以無事讐之大耻使此詔行於隆興之後可以卒不世之大功今此詔與讐敵俱存也悲夫人服其警切帥長沙時士人或愬考試官濫取第十七名春秋卷棄疾察之信然索亞榜春秋卷兩易之啓名則趙鼎也棄疾怒曰佐國元勳忠簡一人胡爲又一趙鼎擲之地次閱禮記卷棄疾曰觀其議論必豪傑士也此不可失啓之乃趙方也嘗謂人生在勤當以力田爲先北方之人養生之具不求於人是以無甚富甚貧之家南方多未作以病農而兼并之患興貧富斯不侔矣故以稼名軒爲大運卿時同僚吳文如死無棺歛棄疾歎曰身爲列卿而貧若此是廉介之士也既厚賻之復言于執政詔賜銀絹棄疾嘗同朱熹遊武夷山賦九曲權歌熹書克已復禮夙興夜寐題其二齋室熹歿僞學禁方嚴門生故舊至無送葬者棄疾爲文往哭之曰所不朽者垂萬世名孰謂公死凜凜猶生棄疾雅善長短句悲壯激烈有稼軒集行世紹定六年贈光祿大夫咸淳間史館校勘謝枋得過棄疾墓旁僧舍有疾聲大呼于堂上若鳴其不平自昏暮至三鼓不絕聲枋得秉燭作文旦且祭之文成而聲始息德祐初枋得請于朝加贈少師諡忠敏

何異字同叔撫州崇仁人紹興二十四年進士調石城
主簿歷兩任知萍鄉縣丞相周必大參政留正以院轄
擬異孝宗問有無列薦正等以萍鄉政績對迺遷國子
監主簿遷丞轉對所言帝喜之曰君臣一體初不在事
形迹有所見聞於銀臺司繳奏擢監察御史異奏與丞
相留正舊同官不敢供職御札不許引嫌遂拜命遷右
正言時光宗愆于定省異入疏諫不報約臺官聯名言
姦人離間父子當明正典刑語極峻又不報旬外授湖
南轉運判官偶攝帥事長蠻侵擾邵陽異募山下捕首
亂者蒲來矢以衆來降尋爲浙西提點刑獄以太常少
卿召改祕書監兼實錄院檢討官權禮部侍郎太常等
太廟芝草生韓侂胄率百官觀焉異謂其色白慮生兵
妖侂胄不悅又以劉光祖於異文密言者遂以異在言
路不彈丞相留正及受趙汝愚薦劾罷之久乃予祠起
知夔州兼本路安撫異以夔民土狹食少同轉運司糴
米椿積立循環通濟倉七月丙戌西北有星白芒墜地
其聲如雷異日戌日酉時火土交會而妖星自東南衝
西北化爲天狗蜀其將有兵乎句祠以寶謨閣待制提
舉太平興國宮後四年吳曦果叛起知潭州乞闕予祠
者再嘉定元年召爲刑部侍郎五月不雨異上封事言

近日號令或從中出而執政不得與聞其事臺諫不得盡行其言陛下閔念饑民藥病殞死遐荒僻嶠安得實惠多方稱提不如縮造楮弊阜通商米不如稍寬關市之征明年權工部尚書告老抗章言近臣求去類成虛文中外相觀指爲禮數無以爲風俗廉耻之勸以寶章閣直學士知泉州從所乞予祠進寶章閣學士轉一官致仕卒年八十有一異高自標致有詩名所著月湖詩集行世

劉宰字平國金壇人旣冠入鄉校卓然不苟於去就取舍詔熙元年舉進士調江陵尉江陵巫風爲盛宰下令保伍互相糾察往往改業爲農歲旱帥守命振荒邑境多所全活有持妖術惑異武法穿雲子寶華主者皆禁絕之書其坐右曰母輕出文引母輕事筆楚緣事出郊與吏卒同疏食水飲去官惟篋藏主簿趙師秀酬倡詩而已調真州司法詔仕者非僞學不讀周惇頥程頥等書才得考試宰喟然曰平生所學者何首可斷此狀不可得卒弗與授泰興令有殺人獄具謂禱于叢祠以殺一人乃忽三躍乃殺三人是神實殺我也爲請之州毀其廟斬首以徇鄰邑有租牛縣境者租戶於主有連姻因喪會竊券而逃他日主之子征其租則曰牛鬻久矣

子累年訟于官無券可質官又以異縣置不問至是愬于宰宰曰牛失十載安得一旦復之迺召二句者勞而語之故託以它事繫獄鞫之句者自詭盜牛以賣遣詣其所驗視租戶曰吾牛因某氏所租句者辭益力因出券示之相持以來盜券者憮然爲歸牛以租富室亡金釵惟二僕婦在置之有司咸以爲寃命各持一蘆曰非盜釵者詰朝蘆當自若果盜則長於今二寸明日視之一自若一去其蘆二寸矣卽訊之果伏其罪有姑愬婦不養者二召二婦并姑置一室或餉其婦而不及姑徐伺之一婦每以已饌饋姑姑猶呵之其一反之如是累

日遂得其情父喪免至京韓侂胄方謀用兵宰啓鄧友龍薛叔似極言輕挑兵端爲國深害迄如其言爲浙東倉司幹官職事脩舉亟引去默觀時變頓不樂仕尋告歸監南岳廟江淮制置使黃度辟之入幕宰辭曰君命召不往今矧可出耶嘉定四年堂審召命且再下不至時相亦屢諷執政從官貽書挽宰宰峻辭以絕俄題考功曆示決不復仕理宗初卽位以爲籍田令屢辭改添差通判建康府又辭乞致仕乃以直秘閣主管仙都觀拜改秩予祠之命辭秘閣不允端平元年升直寶謨閣祠如故且盡還磨勘歲月未幾遷太常丞郡守以朝命

趣行不得已勉就道至吳門拜疏徑歸一時譽望收召
略盡所不能致者宰與崔與之耳帝側席以問侍御史
王遂且俾宣撫遷將作少監又以直敷文閣知寧國府
皆不拜進直顯謨閣主管王局觀帝猶冀宰一來也召
奏事訖不為起尋卒鄉人罷市走送袂相屬者五十里
人人如哭其私親宰剛大正直明敏仁恕施惠鄉邦其
烈實多置義倉創義役三為粥以與饑者自冬徂夏日
食凡萬餘人薪粟衣纊藥餌棺衾之類靡謁不獲某無
田可耕某無廬可居某之子女長矣而未婚嫁皆汲汲
經理如已實任其責橋有病涉路有險阻雖巨役必捐
貲先倡而程其事宰生理素簿見義必為既竭其力藉
質貸以繼之無倦若定折麥錢額更縣斗斛如制毀淫
祠八十四所凡可以白于有司利於鄉人者無不為也
宰隱居三十年平生無嗜好惟書靡所不讀既竭日力
猶坐以待雖博考訓注而自得之為貴有漫塘文集語
錄行世

劉燾字晦伯建陽人與弟韜仲受學于朱熹呂祖謙乾
道八年舉進士調山陽主簿燾正版籍吏不容姦調饒
州錄事通判黃奕將以事行燾而已自以賊抵罪去都
天坑台歌某閔遺骸暴露議用浮屠法葬之水火燿胎



書曰使死者有知禍亦慘矣請擇高阜爲叢冢以葬調
連城令罷添給錢及綱運例錢免上供銀錢及綱本二
稅甲葉鈔鹽軍期米等錢大脩學校乞行經界改知閩
縣治以清簡庭無滯訟興利去害知無不爲差通判潭
州未上丁父憂僞學禁與燭從熹武夷山講道讀書怡
然自適築雲莊山房爲終老隱居之計調贛州坑冶同
主管文字差知德慶府大脩學校奏便民五事又奏罷
兩縣無名租錢糾集武勇民兵入奏言前者北伐之役
執事者不度事勢貽陛下憂今雖從和議願益恐懼脩
省必開言路以廣忠益必張公道以進人才必飭邊備
以防敵患提舉廣東常平令守臣歲以一半易新春末
支及冬復償存其半以備緩急通欠亭戶錢十萬轉運
司五萬燭以公使公用二庫贏錢補之奏義倉之敝客
丁錢之敝小官奉給之敝舉留守令之敝吏商之敝召
入奏事首論公道明則人心自一朝廷自尊雖危可安
也公道廢則人心自二朝廷自輕雖安易危也帝嘉獎
遷尚左郎官請節內外冗費以收褚幣轉對言願於經
筵講讀大臣奏對反復問難以求義理之當否與政事
之得失則聖學進而治道隆矣乞收拾人才及脩明軍
政遷浙西提點刑獄巡按不避寒暑多所平反有殺人

而匿權家者吏弗敢捕爚竟獲之遷國子司業言於丞相史彌遠請以熹所著論語中庸大學孟子之說以備勸講正君定國慰天下學士大夫之心奏言宋興六經微旨孔孟遺言發明於千載之後以事父則孝以事君則忠而世之所謂道學也慶元以來權倖當國惡人議已指道爲僞屏其人禁其書學者無所依鄉義利不明趨向汚下人欲橫流廉耻日喪追推前日禁絕道學之事不得不任其咎望其既仕之後職業脩名節立不可得也乞罷僞學之詔息邪說正人心宗社之福又請以熹白鹿洞規頒示太學取熹四書集註刊行之又言浙西根本之地宜詔長吏監司禁戢強暴撫柔善良務儲積以備凶荒禁科歛以紓民力兼國史院編脩官實錄院檢討官接伴金使于盱眙軍還言兩淮之地藩蔽江南干戈盜賊之後宜加經理必於招集流散之中就爲足食足兵之計臣觀淮東其地平博膏腴有陂澤水泉之利而荒蕪實多其民勁悍勇敢習邊鄙戰鬪之事而安集者少誠能經畫郊野招集散亡約頃畝以授田使毋廣占拋荒之患列溝洫以儲水且備戎馬馳突之虞爲之具田器貸種糧相其險易聚爲室廬使相保護聯以什伍教以擊刺使相糾率或鄉爲一團里爲一隊建

其長立其副平居則耕有警則守有餘力則戰帝嘉納之進國子祭酒兼侍立脩注官論貢舉五敝兼權兵部侍郎改兼權刑部侍郎封建陽縣開國男賜食邑權刑部侍郎兼國子祭酒兼太子左諭德升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時廷臣爭務容默有論事稍切者衆輒指以爲異爚奏願明詔大臣崇獎忠讜以作士氣深戒諛佞以肅具僚乞擇州縣獄官冬雷上恐懼爚奏遴選監司以考察貪吏爲先訪求民瘼有澤未下流令未便民者悉以實上變而通之則民心悅而天意解矣又請擇沿邊諸將兼工部侍郎奏乞使沿邊之民各自什伍教閱

于鄉有急則相救援無事則耕稼自若軍政隱然寓於田里之間此非止一時之利也請城沿邊州郡罷遣賀正使試刑部侍郎兼職依舊門對衣金帶辭不允兩請致仕不允奏絕金人歲幣建制置司於歷陽以援兩淮夏旱應詔上封事曰言語方壅而導之使言人心方鬱而疏之使通上旣開不諱之門下必有盡言之士指陳政事之闕失明言朝廷之是非或者以爲好名要譽而陛下聽之則苦言之藥至言之實陛下棄之而不恤矣甘言之疾華言之腴陛下受之而不覺矣乞罷瑞慶聖節謝絕金使進封子爵權工部尚書賜衣帶鞍馬兼太

子右庶子仍兼左諭德每講讀至經史所陳聲色嗜欲
之戒輒懇切再三敷陳之進讀詩之說詹事戴溪讀之
爲之吐舌卒贈光祿大夫官其後賜諡文簡所著有奏
議史藁經筵故事東宮詩解禮記解講堂故事雲莊外
藁

柴中行字與之餘干人紹熙元年進士授撫州軍事推
官權臣韓侂胄禁道學校文轉運司移檄令自言非偽
學中行奮筆曰自幼讀程頤書以收科第如以爲偽不
願考校調江州學教授母喪免廣西轉運司辟爲幹官
帥將薦之使其客嘗中行中行正色曰身爲大帥而稱

人爲思主恩相心竊耻之母汗我攝昭州郡事蠲丁錢
減苗斛賑饑羸轉運司委中行代行部由桂林屬邑歷
柳象賓入邕管問民疾苦先行而後聞捐鹽息以惠遠
民嘉定初差主管尚書吏部架閣文字遷太學正升博
士轉對首論主威奪而國勢輕次論士大夫寡廉隅乏
骨鯁宜養天下剛毅果敢之氣末論權臣用事包苴成
風今舊習猶在宜舉行先朝痛繩臧吏之法謂太學風
化首童子科覆試胄子舍選有挾勢者中行力言于長
守法無秋毫私遷太常主簿轉軍器監丞出知光州嚴
保伍精閱習增闢屯田城濠營砦器械糗糧百爾具備

治行爲淮右最又條畫極邊次邊緩急事宜上之朝廷
大槩謂邊兵宜如蛇勢首尾相應草寇合兵大入則鄰
道援之分兵輕襲則鄰郡援之援兵旣多雖危不敗又
言淮襄土豪丁壯往者用兵傾貲效力者朝廷吝賞失
信宜亟加收拾亦可激昂得其死力遷西京轉運使兼
提點刑獄中行謂襄陽乃自古必爭之地脩禦尤宜周
密時任邊寄者政令煩苛日夜與民爭利中行諷之不
聽天方旱盡捐酒稅斥征官黥務吏甘澍隨至官取鹽
鈔贏過重課日增入中日寡鈔日壅中行揭示通衢一
錢不增商賈大集改直祕閣知襄陽兼京西帥仍領曹

事江陵戎司移屯襄州兵政久弛中行白于朝考覈軍
實舊額二萬二千人存者纔半亟招補虛籍自是朝廷
以節制之權歸帥司重劾李琪不法以懲貪守明扈再
興有功以厲宿將上關朝廷下關制閩遷江東轉運司
判官旋改湖南提點刑獄豪家習殺人或收養亡命橫
行江湖一繩以法華亭令貪虐法從交疏薦之中行笑曰
此欲斷吾按章也卒發其辜入爲吏部郎官以立志啓
迪君心言好進好同好欺士大夫風俗三敝選曹法大
壞吏緣爲姦中行遇事持正不爲勢屈由是銓綜平允
擢宗正少卿上疏謂陛下初政則以剛德立治本更化

則以剛德除權姦今者顧乃垂拱仰成安於無爲夫剛
德實人主之大權不可以久出而不收覆轍在前良可
鑒也又曰朝廷用人外示涵洪而陰掩其迹內用牢寵
而微見其機觀聽雖美實無以大服天下之心曩者更
化元氣復挽回矣比年欲求安靜頗厭人言於是臣下
納說非觀望則希合非回緩則畏避而面折廷諍之風
未之多見此任事大臣之責也兼國史編脩實錄檢討
孟春大雨震雷霜雹交作邊烽告急至失地喪師淮甸
震洶中行亟奏內外二失朝廷十憂大要言今日之事
人主盡委天下以任一相一相盡以天下謀之三數腹
心而舉朝之士相視以目噤不敢言甚至邊庭申請久
不卽報脫有闕誤咎當誰執調秘書監崇政殿說書極
論往年以道學爲僞學者欲加遠竄杜絕言語使忠義
士箝口結舌天下之氣豈堪再沮壞如此耶又謂欲結
人心莫若去貪吏欲去貪吏莫若清朝廷大臣法則小
臣廉在高位者以身率下則州縣小吏何恃而敢爲又
論內治外患辨君子小人大略謂執政侍從臺諫給舍
之選與三衙京尹之除皆朝廷大綱所在故其人必出
人主之親擢則權不下移今或私謁或請見或數月之
前先定或舉朝之人不識附會者進爭爲妾婦之道則

天下國家之利害安危非惟已不敢言亦且併絕人言矣大臣爲附會之說所誤邊境之臣實遁者掩以爲誣真怯者譽以爲勇金帛滿前是非交亂以欺廟堂以欺陛下願明詔大臣絕私意布公道進秘閣脩撰知贛州治盜有方境內清肅勾祠得請以言罷理宗卽位以右文殿脩撰主管南京鴻慶宮賜金帶卒所著有易繫集傳書集傳詩講義論語童蒙說

李孟傳字文授資政殿學士光季子也光謫嶺海孟傳才六歲奉母居鄉刻志于學賀允中徐度皆奇之而曾幾妻以其孫龍大淵黜爲浙東總管知孟傳爲名門子解后必就語孟傳正色辭之幹辦江東提刑司易浙東常平司母喪免調江山縣丞棄去監南岳廟行在編浩局未上改楚州司戶叅軍單車赴官公退閉戶讀易郡守部使者不敢待以屬吏徐積墓在境內蕪沒旣久加葺之脩復陳公塘有灌溉之利知象山縣守薦爲邑最從官多合薦之主管官告院與同列上封事請詣北宮又移書宰相遷將作監主簿丞相趙汝愚初當國適大侵遣孟傳按視江池鄂三大軍所屯積粟道除太府丞旣復命汝愚去國黨論起而孟傳奉使無失指面對言比以使事往返四千里所過民生困窮衣食不贍國之

安危以民爲本今根本旣虛形勢俱見保邦之慮宜勤
聖念時韓侂胄連逐留正及汝愚太府簿吳璿與侂胄
有連姻因言臺諫將論朱熹孟傅奮然曰如此則士大
夫爭之鼎鑊且不避兼考功郎復因對言國家長育人
才猶天地之於植物滋液滲漉待其旣成而後足以供
大厦之用今士大夫皆有苟進之心治功未優功能尚
薄而意以馳騫於臺閣不稍有以扶持正飭之其敝將
甚又言武舉及軍士比試專取其力臨敵難以必勝唐
世取人由步射弓弩以至馬射各以其中之多寡爲等
級宜采取行之韓侂胄與孟傅故嘗致侂胄意孟傅謝

曰行年六十去意已決侂胄慙而退請外知江州獄訟
止息侂胄不悅勾歸復知處州遷廣西提點刑獄改江
東提舉常平移福建詔入對首論用人宜先氣節後才
能益招徠忠讜以扶正論故人存在政府者折簡問勞
勤甚孟傅逆知其意卽謝曰孤蹤久不造朝獲一望清
光而去幸矣對畢卽出關至閩大饑發廩勸分民無流
莩侂胄誅就遷提點刑獄移江東又辭丞相史彌遠其
親故也人謂進用其時矣卒歸使節角巾還第再奉祠
以倉部郎召又辭遷浙東提點刑獄未數月申前請章
再上加直視閣移江東不赴主管明道宮進直寶謨閣

致仕卒年八十四常誠其子孫曰安身莫若無競脩己
莫若自保守道則福至求祿則辱來有磐溪集宏詞類
彙左氏說續史雜誌善記異等書行世

論曰古之君子出處不齊同歸于是而已辛棄疾知大
義而歸宋何異篤實君子而切諫光宗朝重華宮柴中
行寧不校臨川之試終不肯自言非程頤偽學劉燾表
章朱熹四書以備勸講衛道之功莫大焉李孟傳所立
不愧其父至於劉宰飄然遠引屢徵不起所謂鴻飛冥
冥者耶

宋史卷四百一終

宋史卷四百一 列傳第一百六十一

開禧備司在國錄國書前中書右丞相監會同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脫脫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方從哲

勅重較刊 承德郎右春坊右中允管學士監司業事臣黃汝良等奉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吳士元 承德郎司業仍加俸一級臣黃錦等奉

陳敏 張詔 畢再遇 安丙

楊巨源 李好義

陳敏字元功贛之石城人父皓有才武建炎末以破贛
賊李仁功補官至承信郎敏身長六尺餘精騎射積官
至忠靖郎以楊存中薦擢閣門祗候時閩地多寇殿司



兵往戍率不習水土至是始募三千兵置左翼軍以旆
爲統制漳州駐劄敏按諸郡要害凡十有三處悉分兵
扼之盜發輒獲贛州齊述據城叛嘯聚數萬將棄城南
寇敏聞之曰贛兵精勁善走嶮若朝廷發兵未至萬一
奔衝江湖閩廣騷動矣不俟命領所部馳七日徑抵贛
圍其城踰月朝廷命李耕以諸路兵至破之累功授右
武大夫封武功縣男領興州刺史召赴闕高宗見其狀
貌魁岸除破敵軍統制尋丁母憂詔起復以所部駐太
平州紹興三十一年金主亮來攻成閔爲京湖路招討
使以敏軍隸之升馬司統制軍于荆漢間敏說閔曰金
人精騎悉在淮汴都必無守備若由陳蔡徑擣大梁潰
其腹心此救江淮之術也不聽從閔還駐廣陵時金兵
尚未渡淮敏又說閔邀其歸師復不聽敏遂移疾歸姑
孰孝宗卽位張浚宣撫江淮奏敏爲神勁軍統制浚視
師改都督府武鋒軍都統制朝廷遣李顯忠北伐浚欲
以敏偕行敏曰盛夏興師非時且金人重兵皆在大梁
我客彼主勝負之勢先形矣願少緩浚不聽令敏屯盱
眙顯忠至符離果失律敏遂入泗州守之金人議和詔
敏退守滁陽敏請於朝謂滁非受敵之所改戍高郵兼
知軍事與金人戰射陽湖敗之焚其舟追至沛城復敗

宋史卷四百一 列傳 二
之乾道元年遷宣州觀察使召除主管侍衛步軍司公
事居歲餘敏抗章曰久任周廬無以效鷹犬况敵情多
詐和不足恃今兩淮無備臣乞以故部之兵再戍高郵
仍請更築其城乃落常階除光州觀察使分武鋒爲四
軍升敏爲都統制兼知高郵軍事仍賜築城屯田之費
敏至郡板築高厚皆增舊制自寶應至高郵按其舊作
石礎十二所自是運河通泄無衝突患四年北界人侍
旺叛于漣水軍客欵本朝稱結約山東十二州豪傑起
義以復中原上以問敏敏曰旺欲假吾國威以行劫爾
必不能成事願勿聽適屯田統領官與旺交通旺敗金

有間言上知非敏罪乃召敏爲左驍衛上將軍言事者
議欲戍守清河口敏言金兵每出清河必遣人馬先自
上流潛渡今欲必守其地宜先修楚州城池蓋楚州爲
南北襟喉彼此必爭之地長淮二千餘里河道通北方
者五清汴渦潁蔡是也通南方以入江者惟楚州運河
耳北人舟艦自五河而下將謀渡江非得楚州運河無
緣自達昔周世宗自楚州北神堰鑿老鸛河通戰艦以
入大江南唐遂失兩淮之地由此言之楚州實爲兩朝
司命願朝廷留意及是再出守高郵乃詔與楚州守臣
左祐同城楚州祐卒遂移守楚州北使過者觀其雉堞

堅新號銀鑄城以歸正人二百家逃歸降授忠州團練使罷為福建路總管改江西路總管贛州駐劄月餘朝廷命往福州揀軍又命還豫章教閱江西團結諸郡人馬俄提舉佑神觀仍奉朝請繼復蘄州防禦使再除武鋒軍都統制兼知楚州復光州觀察使以疾卒特贈慶遠軍承宣使

張詔字君卿成州人少隸張俊帳下積功守和州嘗被旨介聘一日金人持所繪祐獻二陵像至館中皆北地服詔向之再拜館者問之荅曰詔雖不識其人但龍鳳之姿天日之表疑非北朝祖宗也敢不拜孝宗聞而喜之由是驟用紹熙五年除興州都統制兼知興州代吳挺慶元二年趙彥逾帥蜀以關外去興元遠緩急恐失事機復請分東西為二帥詔遂兼西路安撫司公事先是趙汝愚為從官時每奏吳氏世掌蜀兵非國家之利請以張昭代領武興之軍蓋汝愚之意欲以吳曦為文臣帥以杜他日握兵之漸而未及行也汝愚既知樞密院力辭不拜白於光宗曰若武興朝除帥則臣夕拜命上許之乃以詔為成州團練使興州諸軍都統制詔在興州甚得士心六年卒郭杲代之

畢再遇字德卿兗州人也父進建炎間從岳飛護衛八

陵轉戰江淮間積階至武義大夫再遇以恩補官隸侍
行馬司武藝絕人挽弓至二石七斗背挽一石八斗步
射二石馬射一石五斗孝宗召見大悅賜戰袍金錢開
禧二年下詔北伐以殿帥郭倪招撫山東京東遣再遇
與統制陳孝慶取泗州再遇請選新刺敢死軍爲前鋒
倪以八十七人付之招撫司尅日進兵金人聞之閉權
塲塞城門爲備再遇曰敵已知吾濟師之日矣兵以奇
勝當先一日出其不意孝慶從之再遇饗士卒激以忠
義進兵薄泗州泗有東西兩城再遇令陳戈旗舟楫於
石匣下如欲攻西城者乃自以麾下兵從陡山徑趨東

城南角先登殺敵數百金人大潰守城者開北門遁西
城猶堅守再遇立大將旗呼曰大宋畢將軍在北爾等
中原遺民也可速降慈有淮平知縣縋城而下乞降於
是兩城皆定郭倪來饗士出御寶刺史牙牌授再遇辭
曰國家河南八十有一州今下泗兩城卽得一刺史繼
此何以賞之且招撫得朝廷幾牙牌來固辭不受尋除
環衛官倪調李汝翼郭倬取宿州復遣孝慶等繼之命
再遇以四百八十騎爲先鋒取徐州至虹遇郭李兵曩
創旋問之則曰宿州城下大水我師不利統制田俊邁
已爲敵擒矣再遇督兵疾趨次靈壁遇孝慶駐兵于鳳

鳳山將引還再遇曰宿州雖不捷然兵家勝負不常豈
宜遽自挫吾奉招撫命取徐州假道於此寧死靈壁北
門外不死南門外也會倪以書抵孝慶令班師再遇曰
郭李軍潰賊必追躡吾當自禦之金果以五千餘騎分
兩道來再遇令敢死二十人守靈壁北門自領兵衝敵
陣金人見其騎呼曰畢將軍來也遂遁再遇手揮雙刀
絕水追擊殺敵甚衆甲裳盡赤逐北三十里金將有持
雙鐵簡躍馬而前再遇以左刀格其簡右刀斫其脇金
將墮馬死諸軍發靈壁再遇獨留未動度軍行三十餘
里乃火靈壁諸將問夜不火火今日何也再遇曰夜則
照見虛實晝則煙埃莫覩彼已敗不敢追諸軍乃可安
行無虞汝輩安知兵易進而難退邪還泗州以功第一
自武節郎超後武功大夫除左驍衛將軍於是丘密代
鄧友龍爲宣撫使檄倪還惟楊尋棄泗州命再遇還盱
眙遂知盱眙軍尋改鎮江中軍統制兼守如故以鳳凰
山功授達州刺史其冬金人以騎步數萬戰船五百餘
艘渡淮泊楚州淮陰間宣撫司檄再遇援楚遣段政張
貴代之再遇旣去盱眙政等驚潰金人入盱眙再遇復
定盱眙除鎮江副都統制金兵七萬在楚州城下三千
守淮陰糧又載糧三千艘泊大清河再遇諜知之曰敵

衆十倍難以力勝可計破也乃遣統領許俊間道趨淮陰夜二鼓銜枚至敵營各携火潛入伏糧車間五十餘所聞哨聲舉火敵驚擾奔竄生擒烏古倫帥勒蒲察元奴等二十三人金人復自黃狗灘渡淮渦口戍將望風遁濠滁相繼失守又破安豐再遇謂諸將曰楚城堅兵多敵糧草已空所慮獨淮西耳六合最要害彼必并力攻之乃引兵赴六合尋命節制淮東軍馬金人至竹鎮距六合二十五里再遇登城偃旗鼓伏兵南土門列弩于土城上敵方臨濠衆弩俱發宋師出戰聞鼓聲城上旗幟並舉金人驚遁追擊大敗之金萬戶完顏蒲辣都

千戶泥雁古等以十萬騎駐成家橋馬鞍山進兵圍城數重欲燒垣木決濠水再遇令勁弩射退之既而紇石烈都統合兵進攻益急城中矢盡再遇令人張青蓋往來城上金人意其主兵官也爭射之湏臾矢集樓櫓如蝟獲矢二十餘萬紇石烈引兵退已乃益增兵環城四面營帳亘三十里再遇令臨門作樂以示閑暇而間出奇兵擊之敵晝夜不得休乃引退再遇料其且復來乃自提兵奪城東野新橋出敵之背金人遂遁去追至濠大雨雪乃旋獲騾馬一千五百三十一鞍六百衣甲旗幟稱是授忠州團練使三年除鎮江都統制兼權山東

京東招撫司事還至揚州除驍衛大將軍金圍楚州已
三月列屯六十餘里再遇遣將分道撓擊軍聲大振楚
圍解兼知揚州淮東安撫使揚州有北軍二千五百人
再遇請分隸建康鎮江軍每隊不過數人使不得爲變
更造輕甲長不過膝披不過肘兜鍪亦殺重爲輕馬甲
易以皮車牌易以木而設轉軸其下使一人之力可推
可擎務便捷不使重遲敢死一軍本烏合亡命再遇能
駕馭得其用陳世雄許俊等皆再遇所薦張健雄恃勇
桀驁再遇狀其罪于朝命以軍法戮之諸將懾服嘉定
元年除左驍衛上將軍和好成累疏乞歸田里賜詔不

允除保康軍承宣使降詔獎諭尋令帶職奏事提舉佑
神觀六年提舉太平興國宮十年以武信軍節度使致
仕卒年七十贈太尉累贈太師諡忠毅再遇姿貌雄傑
早以拳力聞屬時寢兵無所自見一旦邊事起諸將望
風奔竄再遇威聲始著遂爲名將云

安丙字子文廣安人淳熙間進士調大足縣主簿秩滿
詣闕陳蜀利病十五事言皆剴切丁外艱服除辟利西
安撫司幹辦公事調曲水丞吳挺爲帥知其才邀致之
改秩知新繁縣丁內艱服除知小溪縣通判隆慶府嘉
泰三年郡大水丙白守張鼎發常平粟振之尋又鑿石

徙溪自是無水患知大安軍歲旱民艱食丙以家財卽下流雜米數萬石以振事聞詔加一秩開禧二年邊事方興程松爲四川宣撫使吳曦副之丙陳十可憂於松繼而松開府漢中道三泉夜延丙議丙又爲松言曦必誤國松不省蓋丙嘗爲其父客素知曦旣而曦奏丙爲隨軍轉運司居河池時梁洋義土方襲取和尚原旋爲金人所奪守將棄甲而走十一月戊子金人攻湫池堡破天水繇西河入成州師潰曦置不問金人肆掠關外四州如踐虛邑軍民莫知死所曦已潛遣其客姚淮源交金人至是曦還興州劉丙魚關已而檄還武興十二月丙寅金人持其詔及金印至置口曦密受之宣言使者欲得四州以和馳書諷松去癸酉曦受金詔稱蜀王榜諭四川二年正月甲午曦僭號建宮稱臣於金以其月爲元年改興州爲興德府以丙爲中大夫丞相長史權行都省事先是從事郎錢鞏之從曦在河池嘗夢曦禱神祠以銀杯爲投擲之神起立謂曦曰公何疑公何疑後政事已分付安子文矣曦未省神又曰安子文有才足能辦此鞏之覺心異其事具以語曦事旣熾丙不得脫度徒死無益陽與而陰圖之遂與楊巨源李好義等謀誅曦語見巨源好義傳徐景望在利州逐土人擅

財賦丙遣弟煥往約諸將相與拊定及景望伏誅軍民無敢譁者於是傳檄諸道按堵如故曦僭位凡四十一日三月戊寅陳曦所以反及矯制平賊便宜賞功狀自劾待罪函曦首級違制法物與曦所受金人詔印及所匿庚牌附驛朝廷初聞變莫知所爲韓侂胄與曦書亦謂嗣頒茅土之封亟召知鎮江府宇文紹節問之紹節曰安丙非附逆者必能討賊於是密降帛書曰安丙素推才具有志事功今聞曦謀不軌爾爲所脅諒以凶焰方張恐重爲蜀禍故權且從之爾豈一日忘君父者如能圖曦報國以明本心卽當不次推賞雖二府之崇亦無所吝更宜審度機便務在成事以副委屬之意帛書未至露布已聞上下動色交慶辛丑加丙端明殿學士中大夫知興州安撫使兼四川宣撫副使詔獎諭恩數視執政如帛書旨也時都統孫忠銳由鳳州進攻大散關不克統領強德等出奇道由松林堡破金砦四月癸丑克之忠銳貪功吝財賞罰迷繆大失軍心且速還鳳州以關鑰付庸將陳顯癸酉大散關復陷巨源自請收復丙遣朱邦寧佐之丙深惡忠銳檄赴司議事欲廢之巨源至鳳斬忠銳及其子揆丙遂以忠銳附僞進表之罪聞于朝先是以誅曦功巨源補朝奉郎與通判差遣

巨源遣其親校傅檜愬功于朝語見巨源傳於是丙拜
疏匈聞至是金人揭示境上得丙首者與銀絹二萬匹
兩卽授四川宣撫時方議和丙獨戒飭將士恫疑虛喝
以攻爲守威聲甚著詔以蜀平遣兵獵撫諭四川時沿
邊關隘悉爲金毀丙遺時相書謂西和一面已脩仇池
聚糧積芻使軍民可守若敵至則堅壁不戰彼欲攻則
不可欲越則不敢若西和可守成州之境自不敢犯成
州黑谷南谷亦皆頓重兵天水雖不可守距天水十里
所見劄白環堡與西和相爲掎角又增堡鷄頭山咸以
民卒守之及修黃牛堡築興趙原屯千餘人鳳州秋防
原尤爲險絕紹興初州治于此宣撫吳玠嘗作家計砦
前卽馬嶺堡正扼鳳州之後凡此數堡旣堅金人決不
敢近而河池殺金平魚關皆大軍屯聚其他徑路雖關
之裏如大安亦陰招民卒授以器械爲掩擊之備矣又
云見於關表廣結義士月給以糧俾各保田廬墳墓逮
事定則係之尺籍而勸之耕庶可經久以丙所見直爲
守計則精選五萬人亦爲有餘好義守西和謂四州兵
後民不聊生請蠲租以惠創痍丙請于朝又以沔州都
統司所統十軍權太重故自吳玠至挺曦皆有尾大不
掉之憂乃請分置副都統制各不相隸以前右中左後

五軍隸都統司踏白摧鋒選鋒策鋒遊變五軍隸副司
詔皆從之時方信孺使還金人和意未決且欲得首議
興師之人侂胄大怒上手書賜丙謂金人必再至當激
勵將士戮力赴功侂胄既誅賜丙金器百二十兩細幣
二十匹進資政殿學士和議成還大散隔牙關丙分遣
僚吏經量洋沔興元大安民田別定租稅右丞相史彌
遠起復丙移書曰昔仁宗起復富鄭公文潞公孝宗起
復蔣丞相皆力辭名教所係人言可畏望閣下速辭賊
命以息議者之口論者臆之升太學士四川制置大使
兼知興元府諜知金人遷汴關輔豪傑歎塞願降者衆
丙以爲此正冉閔告晉之時乃與宰臣書謂當興問罪
之師朝論憂丙輕舉乃詔丙益修守備七年丙使所愛
吏安蕃何九齡合官軍夜襲秦州敗歸王大才執九齡
等七人斬之而訟丙于朝三月詔丙同知樞密院事兼
太子賓客賜手書召之行次廣德軍進觀文殿學士知
潭州湖廣安撫使至官留意學校請于太常紉大成樂
而政尚嚴酷轉運判官章徠劾丙不報御史李安行併
徠劾之徠罷丙授崇信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萬壽
觀使遣閣門舍人聞人璵錫命賜旗節金印衣帶鞍馬
三辭還蜀董居誼帥蜀大失士心金人乘之破赤丹黃

牛堡入武休關直擣梁澤至大安宋師所至輒潰散入
巴山十二年聶子述代之時丙之子癸仲知果州子述
卽檄兼叅議官四月紅巾賊張福莫簡叛入利州子述
遁去總領財賦楊九鼎與賊遇走匿民舍賊追九鼎殺
之子述退保劔門檄癸仲兼節制軍馬任討賊之責癸
仲召戎帥張威等軍來會賊自閬趨遂寧所過無不殘
滅丙欲自持十萬緡偕子述往益昌募士子述曰大臣
非得上旨未可輕出丙遂如果州時四川大震甚於曦
之變張方首奏勲望如丙今猶可用魏了翁移書宰執
謂安丙不起則賊未卽平蜀未可定雖賊亦曰須安相

公作宣撫事乃定耳李壁李篁時並鎮潼遂亦皆以國
事勉丙五月乙未丙至果州是日賊焚蓬溪縣已酉詔
起丙爲四川宣撫使予便宜尋降制授保寧軍節度使
兼知興元府利東安撫使丙奏臣不辭老以報國但事
不任怨難以圖成將恐騰謗交攻使臣獨抱赤心無從
上白昔秦使甘茂攻宜陽至質之以息壤在彼魏使樂
羊攻中山至示之以謗書一篋君臣之間似不必爾然
自古及今謗以疑聞而成禍以忌嫉而得况臣已傷弓
於旣往豈容不懲沸於方來詔曰昔唐太宗以西寇未
平詔起李靖靖慷慨請行不以老疾爲解代宗有朔方

之難圖任郭子儀聞命引道亦不以讒惑自疑皆能乘
時立功焜燿竹帛朕甚慕之今蜀道俶擾未寬顧憂朕
起卿燕閒付以方面而卿忠於報國詎不辭難朕之用
人庶幾於唐宗卿之事朕無愧於李郭矣勉圖雋功以
濟國事尋命丁煇改知興元府甲申發果州丙戌至遂
寧賊猶負固于普州之茗山丙下令諸軍合圍絕其樵
汲之路以困之未幾張威李貴俘獲張福等十七人以
獻丙命巒王大才以祭九鼎七月庚子盡俘餘黨千餘
人皆斬之庚戌班師迺移治利州賜保寧軍節度使印
癸仲亦加三秩進直華文閣起復主管宣撫司機宜文
字明年進丙少保賜衣帶鞍馬丙以關表營田多遺利
命官括之有文垓者方持母喪以便宜起復幹辦魚關
糧料院俾之措置且以宣撫副使印假之而馮安世者
又卽利州置根括局於是了翁遺丙書謂幕府舉辟當
用經術信厚之士不可用冒喪之人且公八年鎮蜀有
恩則有怨豈可人人而校事事而理自處甚狹恐貽子
孫賓客無窮之累雖今日理財難拘故常然告絕產首
白契訐隱田伺富民過失糾鹽酒戶虧額報怨挾憤招
權納賄者必且紛然而公任其怨丙復書曰關外雜買
當用四百萬緡而總所見緡止二十五萬多方措置非

得已而不已儻皆清流何由辦事蜀士中如令弟嘉父
李成之輩清則清高則高矣其肯辦錢穀俗務乎劉德
脩嘗雅責楊嗣勲不能舉義誅叛嗣勲云德脩特未當
局耳丙於華父亦云其後安世不法滋甚近臣有以書
抵丙而安世之徒亦發其事丙械送大安窮治之先是
夏人來乞師併兵攻金人丙且奏且行分遣將士趨秦
鞏鳳翔委丁焞節制師次于鞏夏人以樞密使寧子寧
衆二十餘萬約以夏兵野戰宋師攻城旣而攻鞏不克
乃已丙卒訃聞以少傳致仕輟視朝二日贈少師賻銀
絹千計賜沔州祠額爲英惠廟理宗親札賜謚忠定丙
所著有晶然集

楊巨源字子淵其先成都人父信臣客益昌因家焉巨
源倜儻有大志善騎射涉獵諸子百家之書應進士不
中武舉又不中劉光祖見而異之薦之總領錢糧陳擘
以右職舉爲鳳州堡子原倉官馳騁射獵傾財養士沿
邊忠義咸服其才分差魚關糧料院移監興州合江贍
軍倉兵曠叛巨源陰有討賊志結義士三百人給其錢
糧有遊奕軍統領張林者力能挽兩石弓隊將朱邦寧
身長六尺勇力過人皆爲曠所忌雖屢戰有功亦不加
賞林等憾之時林在置口邦寧在合江巨原因與深相

締結并集忠義人朱福陳安傳檜之徒曦齋安丙爲
丞相長史丙稱疾眉士程夢錫見丙丙歎曰世事如此
世無豪傑夢錫因及巨源之謀丙曰肯見我乎乃囑夢
錫以書致巨源延之卧所巨源曰先生而爲逆賊丞相
長史耶丙號哭曰目前兵將我所知不能奮起必得豪
傑乃滅此賊則丙無復憂巨源曰先生之意決乎丙指
天誓曰若誅此賊雖死爲忠鬼夫復何恨巨源大喜曰
非先生不足以主此事非巨源不足以了此事當是時
李好義好問亦結李貴楊君玉李坤辰凡數十人坤辰
邀巨源與好義會巨源又大喜曰吾與安長史議以三

月六日邀曦謁廟合勇士刺之好義曰彼出則齷巷從
衛且千人事必難濟聞熟食日祭東園圖之此其時也
巨源然之好義願一見長史以爲信巨源曰吾今先爲
長史言之來日僞宮令長史問君先世是已巨源以告
丙明日好義在僞宮見丙揖之丙曰卿與尊父同僚楊
省幹盛談才略旦夕以職事相委其謀乃決君玉先屬
其鄉人白子申擬詔文不雅馴巨源更爲之例用合江
倉朱記巨源好義憂事寢泄遂以三月乙亥未明好義
率其徒入僞宮巨源持詔乘馬自稱奉使人內戶曦啓
戶欲逸李貴執殺之衛者始拒闕聞有詔皆卻巨源好

義迎丙宣詔以曦首殉三軍推丙權四川宣撫使巨源
權叅贊軍事丙奏功于朝以巨源第一詔補承事郎巨
源謂丙曰曦死賊膽以破關外四州爲蜀要害盍乘勢
復取好義亦以爲言丙慮軍無見糧巨源力言四州不
取必有後患自請爲隨軍措置糧運於是分遣好義復
西和州張林李簡復成州劉昌國復階州孫忠銳復散
關俄詔巨源轉朝奉郎與通判差遣兼四川宣撫使司
叅議官丙素惡忠銳聞忠銳失守散關檄其還欲廢之
先命巨源借邦寧以沔兵二千策應巨源至鳳州因忠
銳出迎伏壯士於幕後突出斬之并其子揆丙遂以忠

銳附僞賀表聞于朝且待罪先是獎諭誅叛詔書至沔
州巨源謂人曰詔命一字不及巨源疑有以蔽其功者
俄報王喜授節度使巨源彌不平時趙彥呐以在夔誅
祿禧得州通判巨源曰殺祿禧與通判殺吳曦亦與通
判耶以啓謝丙曰飛矢以下聊城深慕魯仲連之高詎
解印而去彭澤庶幾陶靖節之清風又遣愬功于朝而
從興元都統制彭輅乞書遺韓侂胄輅陽許而陰以白
丙或言巨源與其徒米福車彥威謀爲亂丙命喜鞠之
福彥威皆抵罪正將陳安復告巨源結死士入關欲焚
沔州州治俟丙出則殺之丙積前事因欲去巨源然未

有以發也會巨源在鳳州以檄書遺金鳳翔都統使其
辭若用間者且自稱宣撫副使而以叅議官印印之金
以檄至丙巨源方與金戰敗于長橋丙乃移書召巨源
巨源疑焉有梁泉主簿高岳成者巨源薦爲隨軍撥運
來見巨源贊其歸巨源信之時輅已至沔六月壬申巨
源還幕府丙密命輅收巨源巨源殊不知以爲謁已也
語畢輅起巨源送之賓次武士就挽其裾巨源猶叱之
則已爲驅至庭下巨源大呼曰我何罪丙隔屏遣人謂
之曰若爲詐稱宣撫副使命械送閬州獄巨源曰我一
時用間異時必有爲我明其事丙餉以肴酒巨源曰一

身無媿死且無憾惟有妹未嫁宣撫念之癸酉巨源舟
抵大安龍尾灘將校樊世顯者呼於岸巨源知將見殺
指其地而語之曰此好一片塋地世顯曰安有是舟行
數步謂曰宣叅又曷莫進杯酒巨源辭以不飲又曰宣
叅荷械已久盍少蘇巨源未及答左右遽取利刀斷其
頭不絕者踰寸遂以巨源自殪聞宣撫司後數日丙命
瘞之巨源死忠義之士爲之扼腕聞者流涕劔外士人
張伯威爲文以吊其辭尤悲切巨源之屬吏也李璧在
政府聞之曰嘻巨源其死矣丙以人情洶洶封章求免
楊輔亦謂丙殺巨源必召變請以劉甲代之初巨源與

好義結官軍而丙密爲反正之計各未相知合巨源於
好義者李坤辰而合好義於丙者巨源也巨源遺先祖
書述丙酬答之語鉞梓競傳之丙已弗樂浸潤不已遂
成此禍成忠郎李珙投匭獻所作巨源傳爲之訟寃朝
廷亦念其功賜廟褒忠贈寶謨閣待制官其二子制置
使崔與之請官給其葬加贈寶謨閣直學士大中大夫
嘉熙元年理宗特賜諡忠愍子履正終大理卿四川制
置副使

李好義下邳人祖師中建炎間以白丁守華州積官忠
州團練使父定一興州中軍統制好義弱冠從軍善騎

射西邊第一初以準備將討文州蕃部有功開禧初韓
侂胄開邊吳曦主師好義爲興州正將數請出精兵襲
金人曦蓄異謀不納未幾關外四州俱陷金人長驅入
散關曦受金人說以蜀叛好義自青坊聞變亟歸與其
兄對哭謀誅之會曦遣李貴追殺宣撫程松貴語其徒
曰程宣撫朝廷重臣不可殺好義知其赤心可以所謀
告之貴遂約李彪張淵陳立劉虎張海等好義又密結
親衛軍黃術趙亮吳政等女弟夫楊君玉亦與知好義
戒言曰此事誓死報國救四蜀生靈慎毋泄留其母以
質好義兄弟謀曰今日人皆可殺曦皆可爲曦曦死後

若無威望者鎮撫恐一變未息一變復生欲至期立長
史安丙以主事蓋曦嘗授丙偽丞相而丙託疾不往故
兄弟有是謀也既而君玉與李坤辰者來坤辰因言丙
亦與合江倉楊巨源陰結忠義欲圖曦好義遂遣君玉
偕坤辰約巨源以報丙丙大喜曰非統制李定一之子
乎此人既來斷曦之臂矣遂與好義約二月晦舉事見
巨源傳迺約彪術貴等七十有四人及士人路良弼王
芾好義夜饗士麾衆受甲與好古好仁及子姓拜決于
家廟囑妻馬氏曰日出無耗當自爲計死生從此決矣
馬氏叱之曰汝爲朝廷誅賊何以家爲我決不辱李家
門戶馬氏之母亦曰行矣勉之汝兄弟生爲壯夫死爲
英雄好義喜曰婦人女子尚念朝廷不愛性命我輩當
如何衆皆踴躍旣行小將祿禕引十卒來助各以黃帛
爲號好義誓於衆曰入宮妄殺人掠財物者死時僞宮
門洞開好義大呼而入曰奉朝廷密詔安長史爲宣撫
令我誅反賊敢抗者夷其族曦護衛千兵皆棄挺而走
遂至僞殿東角小門入世美堂近曦寢室曦聞外闕倉
皇而起露頂徒跣開寢戶欲遁見貴復止以手捍內戶
貴前爭戶戶紐折曦走貴追及手執其髻舉刃中曦頰
曦素勇有力撲貴仆于地不能起好義急呼王換斧其

腰者二曦負痛手縱貴起遂斫其首引衆擁曦首出偽
官亟馳告丙宣詔軍民拜舞歡聲動天地持曦首撫定
城中市不改肆好義請乘時取關外四州巨源贖之丙
大喜巨源輔行王喜忌其能沮之好義曰西和乃腹心
之地西和下則三州可不戰而復矣今不圖後悔無及
願得馬步千人死士二百齎十日糧可濟丙從其請忠
義響應次獨頭嶺進士王榮仲兄弟率民兵會合夾擊
金人死者蔽路十戰至山砦高堡七日至西和好義率
衆攻城親犯矢石人人樂死以少擊衆前無留敵金西
和節使完顏欽奔遁好義整衆而入軍民歡呼迎拜籍

府庫以歸于官好義初欲乘勝徑取秦隴以牽制淮寇
而宣撫司令謹守故疆不得侵越士氣皆沮好義以中
軍統制知西和州卒丙以勞績上于朝特贈檢校少保
仍給田以贍其家後吳獵爲請諡曰忠壯好義喜誦孟
子及左傳以爲終身行此足矣誅曦時惟幼子植留家
迄事人爭冒功賞君玉欲注植名好義指心曰惟此物
不可欺曦旣誅好義集於丙家王喜後至心懷邪謀欲
刃好義丙力救解然日以殺好義爲心及好義守西和
喜遣其死黨劉昌國聽節制好義與之酬酢歡飲達旦
好義心腹暴痛洞瀉而昌國遁矣旣殮口鼻爪指皆青

黑居民莫不寃之號慟如私親摧鋒一軍幾至於變旣而昌國白日見好義持刃刺之驚怖仆地疽發而殂喜曦大將也貪淫狠悞誅曦之日不肯拜詔遣其徒入偽宮虜掠殆盡又取曦姬妾數人其後欲戕好義爲曦復讎丙不能止便宜處以節度使知興州而恨猶未已嘗出兵於船柵嶺鋒未及交棄軍先遁金人遂由黑谷長驅入境朝廷慮喜爲變授節度使移荆鄂都統制而死論曰陳斂善守畢再遇善戰張詔出使不辱國爲將得士心趙汝愚薦爲武興帥以其才足以制曦也曦之畔向非安丙楊巨源李好義之謀西方之憂莫大焉然丙卒以是殺巨源何其媚疾而殘賊也李好義失於周防竟爲王喜所圖宋知喜爲曦黨旣不能罪又以節鎮賞之幾何而不爲唐末之姑息以成藩鎮之阨乎

宋史卷四百二終

宋史卷四百二終

